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22 1958

通紀直解卷之十

三朝名臣

嘉靖
萬曆

隆慶

吳山

公字曰靜，號筠泉。高安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贈太保，謚文端。

公入內書堂教中官，修列聖御文，五經二十一
史，大明會典諸書。晉贊善庶子，掌南北兩院。陞
太常卿，管國子祭酒，陞禮部左右侍郎，兼翰林學
士。會永陵橋梁因水溢闕于沙，監修者莫知其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處公相度。夜夢指其處果得之。上嘉悅。命陪
吏左侍郎。進大宗伯。却高麗王之玉帶。晉太子
太保。加少保。賜大紅金蟒襲衣。郊祀。命公約束
百官。札諭褒稱。寵待甚隆。旋以年老致仕。

公歷仕以正心術。析義利。篤倫理。慎隱微。立
意較然不欺。引掖後進。居身儉約。同考會試
者二。主考鄉試者一。廷試受卷者一。知貢舉
者二。三殿災。上議修復。諸言事者紛紛。公
語基址。乃祖宗二百年來所定。第罷不給之
役。併力舉之。上以為然。加從一品。遣中官
賜寶鏹。加恩廕子。諭曰。太宗前山。秩宗山。重
臣山。穆宗起公南秩宗。公以年老致仕。

王畿

公字汝中。號龍谿。山陰人。嘉靖丙戌年
進士。不就殿試。從王守仁明良知之學。

公卒業師門。悟良知之學。文成命公會試。公不
答。文成曰。吾之學疑信者半。今宦學者咸集都
門。子曷往焉。公入都門。同志爭近公。相與辨證。
大為推服。及登進士。不就廷試。仍歸文成門。論
性善惡動靜。與同門錢緒山相證。相質。文成云。
及教法。為上根立教。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云。文

成發舟。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叩玄旨。師徒互發。玄同之論。相證可。及文成卒。公定服心喪三年。喪畢。赴廷對。擬置一甲。時相以公不一謁而不果。選職方主事。薦為宮僚。宜一往投刺。公拒之。六科薦公。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時相沮公。名雖高。仕竟不達。終身以講學為務。卒年八十有六。

公試禮闈不第。歸卒業於文成門。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文

成命之會試不答。文成曰。吾之學。惟于闡明之。都門仕學者。在焉。公往都門。與同志辨證。及入禮闈。拔前列而不就。廷對。仍就文成所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錢緒山謂師門定本。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也。文成有兩廣之行。緒山曰。吾兩人盡往。就正所見。晚坐天泉橋上。請質文。成曰。正夏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人立教。上根人悟無善無惡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中根以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

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又叩玄旨。文成以佛家實相幻相來詔公。公獨旁語云。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定幻。便落斷常。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及文成歸錢緒山。赴廷試。聞文成變。遂造經紀喪事。定服心喪三年。肖像天真書院。禮事如生。且以館四方學者。心喪畢。始赴廷對。時相欲置鼎甲。不果。授主事。授宮僚。亦不就。補武選郎中。乞休。文成倡良知之旨。于聖學脉。賴以復續于世。

王艮 子宗順

公字汝止。秦州安豐場人。奉出天性。王守仁高弟。號心齋。與王汝中。羅近谿。同明理學。

公于理學有悟入。偶有江西人客安豐者。聞公

論說。曰此類王巡撫之談學。公即遊學江西。見文成長揖。上坐論學。旋執弟子禮。及文成歸越。仍造請講明。辭還家。又北行以師說化導人。同志者相顧愕眙。留竟月而反。公接引不拘賢愚。教誨必為曲證。公卒。子宗順。望日隆。嚴取子。敦孝弟。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薦于朝。召用宗順。堅不應也。臨終屏去婦女。諭門人親賢講學云。

公父業鹽。幼年見父天寒。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出代其役。晨昏古禮。唯謹。行益純。悟性

洞明。行在語默皆在覺體中。王文成聞而召之。接以賓禮。公上坐論學。旋執子弟禮于文成。文成歸。公亦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聽講者千百。抵京。同志者敬重。薦引甚衆。誨人不倦。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御史疏薦不就。公授徒淮南。子宗順相之。德棨齊其父。羅近溪蔡春臺數大方迎之。扁舟往來。有舞雩詠歸之風焉。

羅汝芳

公字惟德。號近谿。江西南城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不就廷試。學克任。至參政。

公年十五。便以聖學自任。閉關佛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公玩之。

而疾愈。會顏山農四端擴充之論。公如大夢得醒。舉會試。不就廷對而歸。接四方講學之士。而迎胡宗正爲師。以受易。公嘗苦格物義難曉。一夕忽悟焉。赴廷對爲令。陞部郎。出知寧國府。不事刑朴。以化育人才爲急。入覲華亭。徐公甚重之。返郡。丁外艱。來學者日盛。起服遷副使。乃以講學爲務。轉藩叅。江陵惡之。嗾言官劾致仕。

公髫年即力追古人。以全湛然之體。坐對鏡水。令心與鏡水無二。又師事顏山農。中進士。

不及廷對。歸而尋師問友。十年延胡宗正互相參訂。一夕悟而有得。赴廷試。仕邑至郡。以化育人材為事。咸彬彬有絃歌風。大計入覲。徐階見公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更有實用也。公起謝。又曰。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仕者極一時之選。所患學昧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起此鼓舞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公躍然喜。明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興起者不可勝數。外艱家居。特教來學。起服赴京。補東昌太守。遷雲南副。為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信從益眾。博參政。同志留集廣慧寺論。相張居正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走。拱手別諸生。諸生懇留。諸孫掖正寢。坐而逝。又許。

陸光祖

公字與繩。號五臺。平湖人。與父同鄉舉。嘉靖二十六年成進士。以大冢宰卒。

公為濬縣令。減徭役。為請兩臺却之。公自疏上。辭甚懇。上憫之。減十之三。兩臺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為盜橐。公計擒之。邑大學生盧柎。

前令被其罵拒。令恚。麗公大辟。十三年公立出之。柎謝。公不與見。有陶仲文恃勢張揚。其私人李榮亦橫行。公不為仲文赦也。又有占民田。公

返田歸民。虜入塞。部議役民築塞。公不可。部劾公。上不問。公請出錢倩役。不煩下也。大僕馬數少。部令諸邑買補。價卽騰貴。公緩之。馬集而價平。公以祠部郎嚴嵩素慕公名。語人陞以符卿。公不往。吳時來劾嵩。嵩以公與時來善。欲中公。賴救免。乞歸內艱。嵩罷復職。進儀曹。却中官之甘露。斥親王之入京。調司封郎。轉文選。白王崇古。張瀚。方逢時。王一鶚。張學顏。爲飛語挫抑。

上官排海瑞。公明瑞志節。無何。公亦爲侍郎朱衡。內璫王本仁構罷矣。神宗卽位。起公佐同政。遷廷尉。又外艱起。旋晉司空。公與時相張居正同年。公規諷甚悉。及奪情。又開諭甚懇。止言官之謫。證改折之輕。張一覲承旨論公罷。居正卒。起少司馬。轉少冢宰。有文致。居正罪者。公謂府權非弄權。遷公司空。力請歸。起南司寇。時南諸要論獄。公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被劾。

公抗章白之。改南太宰。論巨璫張鯨鯨敗。召爲大司寇。光祿承徐性善擬大辟。公三疏得減等。

上雅重公。拜冢宰。錄遺賢。絕苞苴。告歸卒。

公省官役以寬民力。初當路不可。卒如公。秋潦傷稼。上贖兩臺見却。公親上疏乞減稅。又輯輕俠。崔符之盜。出枉罪。盧柟捕仗勢。李榮不爲移獄。正內鄉王之占田。長垣得業。不以三輔民築塞。不用諸邑補馬。不謁權。相以冀太常幾爲害。給事吳時來劾。嵩乘以中公矣。公繇祠部轉儀曹。侃侃持正。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斥吳府上藥邀寵。景寧上入京。自陳設醮。有司邊維垣致牌位。上怒。公言王擅離國違祖禁。宜懲戒。妻非不

足聽。上從之。神宗生裕邸。公請告廟。受

百官賀。疏留中。公以司封文選憐才。持大體

有論王張諸公。公力爭。此皆大度可濟。緩急

奈以誣謗之口貶諸公。諸公得無恙。淳安令

海瑞爲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

主事。不意公以南司空缺。推侍郎朱衡。衡反

喉孫御史論公恣橫。內侍申宿憾。從中構得

旨罷。公居數年。神宗即位。言官謂公久廢

起太常卿。遷大理。又晉少司空。遺書江陵奪

情事。及謫言官與改折事。公請輕江陵變色

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

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江陵語

塞。御史希江陵旨。罷公。江陵卒。起兵侍轉吏

侍。時諸後進以江陵罪。以迎當路。公謂擁扈

細繆。其功亦不可及。衆惡出公南司空歸。又

起南司空。寇改南太宰。論巨璫不法。鯨敗。召公

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自其寃。拜公冢宰。告歸。旋卒云。

呂調陽

公字和卿。號豫所。桂林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贈太傅。謚文簡。

公供史職。分宜欲一見。謝不往。丁艱。起國子司

業。歷祭酒。擢南禮侍。改吏部左侍。兼翰林學士。

主會試。教庶吉士。侍經筵。修世廟實錄。拜禮

書。進文淵閣大學士。修穆宗實錄。成加恩。晉

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兼吏部尚書。廕子致仕。

公編修秩滿。父母受封。同考會試。得多名士。

遷司業。春坊論德典內制。隆慶改元。以南祭

酒。擢南禮部侍郎。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掌詹事府事。副主會試。侍莊皇帝。經

筵。修世廟實錄。稱一代典謨。拜禮部尚書。典

禮多所釐正。諸曹凜凜奉職。莊皇帝晏駕。

頒布大禮。中外翕然。上即位。向意學問。知

公宿學。大儒。進文淵閣大學士。協贊机密。脩

願問。命主會試。修穆宗實錄。成加恩。晉武

英殿大學士。少保。兼太子太保。秩滿。又加恩

晉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廕子。公入相六年。上優禮師保。致仕卒。

申時行

公字汝默。號瑤泉。長洲人。嘉靖四十

一年。進士。授修撰。卒。贈太師。謚文定。

公授職素習前朝典章昭代令甲當机裕如而應制稱旨徐文貞以爲他日可當大任公分枝禮闈取必名士主順天試復分枝禮闈畢進宮允充經筵典武試畢旋進宮諭充世廟實錄副總裁屬詹院凡制作皆公手諸大政皆公謀議上登極進官庶直講舉止聲音詳雅洪亮進少詹兼侍讀學士視院篆修大時會典進詹事副總裁副會試秋晉禮部右侍郎修穆宗

錄加太子賓客改吏部江陵奪情言官皆仗公解不聽遣人往視經紀其胤行春上增置閣臣晉公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座右有平居如對君父夢寐毋忘國家語定諸藩宗祿考滿晉禮部尚書條上江南北災又改折江浙災興水利議班軍以覃恩晉少保典會試皇長子生施大慶詔悉諸寬省人情大悅疏召江陵逐臣駕幸山陵請卽日迴銮言聖

躬當重。上曰。是誠愛朕。卽還京。公又言築山口墻未便。考察京官不時俱止。又救陳言鄒范。主試高啟愚命題。史御劾題意阿輔臣。公擬御史調用。而給事中劾太宰波及公。公引咎乞歸。旨慰留。隴川酋寇滇。公授機宜。俘酋誅之。上念公功。欲予錦衣世廕。力辭乃進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滿一品考。加持進。上寓武內教場。公諫止。皇太子冊立。公請先冊立。

而後出講。時風霾大作。公應詔陳言。條墾田。救建議徐尚寶之罪。白宗室之越奏。山東盜起。公請申明保甲。講求平糴。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義進。高皇帝御筆。上喜。公請除作威東廠。張鯉及疏冊立分封。又特疏冊立不可緩。套虜入寇。上責邊臣。公具言虜情不測。遣經略行虜遂去。御史萬國欽攻公。公疏辭。上手詔留。又具疏申明邊計。上手詔褒答。累朝訓錄成。

進公太保給誥賜甚渥。一品滿乞休。勅晉秩太
傳食伯俸。會給羅太紘劾公。遂疏謝。併上三事。

公乞歸。上猶遣使璽書念公册立忠言也。

公十歲成文。見賞于陸貞山。翰苑應制詞。器
重于徐文貞。主順天試。分校禮闈。充經筵講
主。武會試。修世廟實錄。副總裁。直日講。視
院篆。兼理清黃。修大明會典。副考會試。脩
穆宗實錄。勘議宗藩。條上時務。與水利。省班
軍。皇長子生。公筆大慶詔。有省煩擾。緩征
徃守。成憲。舉遺逸。恤災荒。酌馳傳。停丈量。平
刑獄。禁科罰。罷工作。上遊東山。公戒遊
佚。寢築墻役。慎外戚。封侯。救言官。鄒元標。范
濤。鄒調南。范削籍。不至重處。南畿鄉試。主試

高啟。愚命題。舜亦以命禹。御史丁此。召疏題
意。阿附大臣。公救擬調用。給事中王士性。劾
太宰波及。公引咎乞歸。上三降旨慰留。
御史張文熙。疏閣臣專政。江陵籍沒其家。子
自經死。公請寬恤。不聽。隴川酋岳鳳。勾引莽
緬。寇滇。撫臣請大舉征之。公云。如此費且。不
貲。移書撫鎮。指授機宜。俘鳳父子。誅之。上
進公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廕子
尚寶丞。上嘗幸兵仗局。觀兵器。遂選內監
二千。人分班操練。公語諸璫。禁地而輒操兵。
禍患不測。我輩外臣。不得預此。公等憂也。大
璫以聞。遂罷內操。公請册立。皇長子。允奏
公條墾田之利。極言宗室越奏。非法漸不可
長。又救主事王德新。顧憲成。言事得薄罰。經
筵講禮記通鑑。大學衍義。上嘉納。故牘中
得。高皇帝御筆七十六道。公裝演進。規

上法祖。上喜曰：朕當留覽珍藏，又救馬象乾。請除東廠張鯉，禮部郎高柱論太倉子衡。公之婿李鴻，刑曹郎饒伸繼之。上怒逮獄。公密為調護，得寬其罪。公自立，儲分封豫教一惟公請。公以套虜火落赤掠洮河，遣官授機宜，禦之虜遁去。又請宥萬國欽，以作敢言之氣。上曰：申閣老調度正合朕意。又曰：元輔可謂忠愛。公隨疏蚤定儲宮，以安宗社。力持廟議，以奠邊疆。甄錄逸才，以充任使。又勸上慎起居，平喜怒，節用愛人，親賢講學。公自宮允詹事，禮吏侍郎，太子賓客，東閣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加賜金幣蟒衣者數次。告老後，每每遣使賚璽書曰：卿前屢請冊立，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冠婚並舉矣。皇孫生，復存問。八十卒。

贈太師，謚文定。

王錫爵

公字元馭，號荆石，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禮闈第一。廷對第二，贈太保。謚文肅。子衡以解元會試，第二廷對第二人。

公以編修侍經筵，遷南京司業。明年遷北京，改右春坊右中允，同考會試，以諭德掌南院事。

上登極，還坊修穆宗實錄，副總裁領右春坊

事。主考順天，復同考會試。陞侍講學士，遷祭酒。

進少詹，攝府事。晉詹事，疏辭，遷禮部右侍郎。丁

外艱時。上以禮部尚書召入閣。疏終喪。赴關。上疏時弊。上褒納不受饋遺。扈從。上閱壽宮。主考會試。修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疏辭。改太子少傅。滿考加太子太保。子衡領鄉試第一。高桂疏可疑。刑部郎饒伸攻公。請覆試。仍中式。上置桂伸理。公請免。評事雒於仁疏諫。上四失。上欲重罪之。公力解釋之。公疏冊立。豐壘萬言。又疏聖躬不和四事。旋以歸省。而疏得允。臨行。又疏八事。既歸。未幾。上輒召還朝。公七辭不允。癸巳。就列。復以建儲請。上諭公祖訓。立嫡不立庶。欲三王並封王。公請收回並封聖諭。上復諭群臣。元輔反覆勸朕冊立。恐背祖訓。日後難處。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而廷臣有以建言謫戍。公爲救解。自引咎。上云。卿若引咎。置朕何地。詔先行豫教。至是。勅公候旨施行。又救建言謫臣趙南星。陳泰來。李材。因乞

休。溫旨慰留。復疏陳泰交要務。又疏講經書。襍彗星。上爲之御煖閣。召公獨對。公請早斷冊立。上曰。中宮有生若何處。公對皇長子十三歲。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况皇子乎。上乃曰。朕子明歲當束髮期。卿奏洞悉苦心。公又叩頭請。上領之。公疏與皇長子相形者。皇貴妃之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臣不忍聞也。上納之。有旨明年春行豫教。命公詳酌之。

公定東宮儀費用。又救忤旨諸臣。會疾作。上發金建醮以祈神佑。辭疏入。始允。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少保兼太子太保歸。後又遣官敦請。而公父子交病疏辭。干衡以解元會試第二。廷對策亦第二。時稱父子榜眼。

公初同考會試。堂院事。修實錄。主考順天。復同考會試。以待讀。遷國子祭酒。歷少詹。又修世廟實錄。成。晉詹事。疏辭。故事三品無辭。辭自公始。遷禮部右侍郎。江陵不奔父喪。史臣趙用賢。吳中行論之。廷杖公掖之行。爲二公辦裝調理。詔許江陵歸。三月。郎還朝。九卿爲

疏請公不署名。投筆乞省親歸。及廷推閣臣以禮部尚書召入。公疏在父喪。乞終而赴。上遣行人勸駕。乙酉赴闕。首疏禁諂。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再疏闢橫議。省工作。公初出使王邸。及典誥勅。有饋問常儀。一切無所受。郎拜相。大意在卹民隱。進貞民。屏貪墨。風裁愈凜。丙戌。主考會試。重修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辭。以太子少保。改太子少傅。戊子。江南大災。請蠲積逋。而民無淪胥。時國本未定。大閹張鯨有異志。公與申公以計除之。救言事。馬象乾。李沂。詔獄。廷杖。滿考。加大子大保。公子衡。領比畿。解元。禮部郎高桂。疏言可疑。刑部郎饒伸。攻公。上置之法。公救免之。評事雒于仁。疏諫。上四失。召輔臣入。上手擁皇長子。令就視輔臣趨拜。上旋出。雒于仁疏。欲置重典。而日屬公卿意云。何公曰。今

外人。不以于仁。訕上。而各之。納忠。若罪之。人

不以。上治狂。而以為拒諫。上意釋。公因

以升儲。視朝請。上首肯之。公乃疏勸冊立

豫教。詔以待過十歲。大典並舉行。會西虜內

犯。公疏戒邊吏。嚴斥堠。彼當自退。後卒如公

料。公請歸省。允。疏析。上止酒遠濕。以調聖

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舉朝講召對之儀。躬

祀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取之例。信冊立。豫

教之命。錄建言。廢棄之臣。復極言邊事。當以

王安石。韓侂胄。賈似道。為戒。既歸。復疏請冊

立。上趣召還朝。七辭不允。癸巳。還朝。以建

儲請。上諭。且三王並封。待數年中。宮無子。

乃行冊立。初。詔先行豫教。公疏外廷疑。上

與中宮。睽隔。久籍口。待嫡。而實不利于中宮。

為奪長地。京察拾遺。部利議不合。考功郎趙

南星。被劾。褫職。禮部郎陳泰來。疑閣臣主之。

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公故不與察典。且惜南星才器。先揭救。上欲重罪。泰來諸臣。都御史李材。公疏力解不報。因乞休。旨留。公復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而請召對。請御門。請發章奏。請灑宸翰。免口傳。及擬定講經書。資啟沃。十許疏。彗星入紫微垣。公疏紫微垣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建儲可攘。又數上疏。一日諭公冊立。候旨行。明春行豫教禮。公請侍班講讀。遴選詞臣。并擬閣臣侍班。期悉用東官儀。上報可。會病大作。疏辭乞歸。上思公不置。召輔政。遣官敦趨就道。病不能應。陳要務疏十餘上。申明先後建儲期。上于大事。慎重勿怠。緩臨終有遺疏。上覽之惻然。

楊繼盛

公號叔山。直隸容城人。嘉靖初進士。二里。為吏部郎中。以忠諫為嚴嵩所害。謚忠愍。

公以吏曹郎轉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會仇鸞議開馬市。部議推公。公疏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不可。是避難也。條開市五事。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會議。鸞寵方盛。大臣皆附開市。逮公獄。謫典史。德化大行。遷知縣。政治如前。遷主事。改武選郎。

公念起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疏嚴嵩專權誤國十罪。逮詔獄。下錦衣衛杖一百。死而復甦。諸司憚輔臣繫甚固。公泰然安之。比部王世貞司業王材力救。為嵩子世蕃持不上。公死。公為史曹郎。剔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轉兵部。時北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為支吾。大不堪。會咸寧侯仇鸞議開馬市。公以為不可。疏五事。一曰。必令俺荅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為三等。五。欲整兵。為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上閱疏言是。而旨甚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八人會議。

鸞方恃寵。入大臣備附。和許開市。公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乃日求民利。病興革。又建社。館。令諸生學其中。士知向往。比去。哭送者幾千人。遷諸城知縣。豪強歛戢。盜賊屏息。遷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部武選郎。公自謫降。一年四遷官。思報國恩。于是疏上大。學士嚴嵩專權誤國十大罪。逮詔獄。拷訊。苦終不撓。下錦衣衛杖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公受杖時。技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蟬蛇膽酒也。可服。公曰。椒山自有膽。談笑受杖。畢。死。而復醒。刑部諸司畏嵩。禁之固。公自刳腐肉去。膿血而不為楚也。即王世貞。王材力救。而嵩子世蕃及惡黨為門客所持。竟不上。被殺。後贈太常少卿。

海瑞

公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遷縣令。歷僉都御史。謚忠介。

公以教職謁上官。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尋進淳安令。到任初。燕公草草治祀神牲。召丞尉學官子弟耆老。以次列。卽陳所爲法度。自奉江水外卽不沾。胡宗憲總制浙直。其家僮過淳。饋膳殊約。制府亦重之。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毋壽。市肉二斤。中臺駟懋卿理鹽政。勢張甚。公乃上書言邑小不敢奉迎。願取他道往。駟

得書色變。初欲往齊雲。因而罷之。曰。令言是也。

公時已晉嘉興別駕。御史迎駟意。以他事摘公與國。定賦稅。述八事上之。中丞而已。陞戶部主事。言事謂興土木。爲傷民。廣事例。爲鬻爵。薄于父子夫婦君臣。云云。上震怒。投章于地。徐閱

之意。若爲勤。有不愜。下公獄。而直聲聞天下矣。莊皇帝出公獄。改兵部主事。歷僉都御史。墨吏望風解印去。豪顯斂其聲勢。修築開濬松江田

堤卵翼窮民。有豪宦侵民田，奪還無少貸。上聞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轉吏部侍郎，首陳治要。上欲內召，有沮者，乃掌南院。浹歲三遷，皆特旨。小人力詆，乞歸，不久卒。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公為教諭，見上官以已為諸生，師範不屈膝。及為邑令，初入署，燕丞尉學師鄉老，以祀神福物為治具，無何即度田定稅，不令豪富占貧窮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飲江水，無關邑民者。總制胡宗憲蒞浙直，亦重其清廉，中臺鄧懋德理鹽政，亦避其戇直而駟之私人。御史表某迎意以他事摘公，調興國，民苦浮糧為患，公清丈以甦貧民，均其賦，陞戶部主事，言天下大計皆人所不堪者，遂下公獄。莊皇帝奉遺詔起公兵部主事，晉丞尚寶，丞大理，南通政，入為左通政，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權豪怙勢之家相戒毋敢犯法，有顯者猶其若門，改而為黜中人，監造以八人肩輿，亦減其半。吳俗貧富相傾，而公折其豪有力者，雖貴倨者武斷殘民，即速治如律令，小民得保守田業，相率繪公像祠祝之，忘者中之公，遂解官歸里，薦者十餘疏。上聞起南僉都御史，陞南吏部侍郎，公首疏治安要務，多責難語。上鑒其忠，欲召重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都御史掌南端人舉手相慶，而小人力詆之，卒亦不下。公乞歸慰留，竟卒，士民罷市哭祭數百里。

胡松

公字汝茂嘉靖己丑進士以知州歷吏部尚書與羅洪先唐順之齊名

公為州時有巨豪劇盜設法擒之民有訟以理化之在部曉暢經史在湖藩職糧餉平狡苗捷聞墮書勞賜秋闈試士得士為多督學時士類向風會虜入掠上疏便宜十二事上可其奏公家居講學言者以邊才薦乃起公陝西又條數十事及為太宰抑奔競擢才德而不起矣

公初授東平知州擒寇有功民訟論理為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冗暇即聚經史求微意與旨參稽考訂自郎中陞湖廣叅議值湖北叛番鎮筸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賊平蒙旨慰勞陞山西督學副使樹風嚴明經術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舍卒奔避太原城門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弗納其奚用守為守將懼納民賴以全活甚眾公又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暗懦失于先機故也賞罰不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為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劔肩以捷聞弗之究則備禦何繇嚴而虜得不深入窈為國家憂之上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堠曰懷携貳曰蓄孽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夷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

上可其奏。即擢公參政。協守鴈關。蓋知
公可大用也。但文臣言邊事。人多忌之。而疏
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誣公以罪去。公居家
養親。與同年友羅洪先。唐順之。並有志學古。
以同以言事廢。與入山。究解理學。而言者又
以邊才薦公。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十百
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
為經久計者。轉浙江按察使。公案賊官。人心
肅然。為江西右副都御史。適流賊殺長吏。公
率浙兵。出其不意。盡殲之。民得蘇息。立石頌
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邊郡苦之。諸路討之。
數歲不能克。至是平。公勲望日重。陞兵部左
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
書召入。公固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儻以報
稱。朝廷德意。一旦得疾而卒。

王世貞

公字元美。號鳳洲。王忬之子。嘉靖二十
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終刑部尚書。

公在部。剖決案牘。不三日而畢。遷青州兵備。青
州大盜橫行。公申飭保甲。輯捕。期年盜盡。散會
父忬。變解。緩歸。嵩敗。薦起不出。勉起之。就官。吳
中久雨。富人閉糴。公捐俸五十兩。郡縣長而下。
次募民入粟。給冠服。及冬得粟三十萬。又疏改
折得十五萬。活人甚眾。以御史中丞糾劾貪縱。

訪將才。刷軍改清屯田。江陵相惡之。公解官。又起南大理卿。薦刑部侍郎。至尚書。有譁辱邑令者。江陵婦弟。公論奏不少貸。江陵以浮言去之。
公在刑部。忠信明決。吏部兩以督學擬之。爲嚴嵩所抑。爲兵備時。青州巨盜殺人劫財。論之解散。自嵩戮大臣。薦之不出。強之應詔。大振風化。饑民得生。罪仗勢撓法者。雖權要不顧也。罪誣盜者。出枉盜者。辨平涼賀祿假爲親王。憚守令官府。坐江陵婦弟王生。唾辱邑令。以新鄭編江陵橫。不容公於朝矣。公父尚書兄世懋。字敬美。號麟洲。仕至太常少卿。與汪道昆李攀龍同德業文章。公有四部稿。正續行於世。

王慎中

公字思道。號遵巖。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兄時中。虛齊高弟。

公年十八授戶主事。監兌通州。急轉輸。革侵耗。暇則讀五經詩文。倣晉人書。未幾改禮曹。世廟重祀典。文制禮作樂。公典祠祭。考禮意。克副尚書之托。主考廣東。得佳文林大欽。明年狀元及第。朝議取部屬充館職。無如公者。權貴欲一見之。而公不屑也。乃改吏部。進驗封郎中。因忌

者謫判常州。革宿弊，得民心。巡按御史郭宗皋譽其才。巡撫委署江陰縣，多不法。公不以遷秩懈舉廢事，除積害，陞戶主。再陞禮部員外，以冷曹肆力學問，與龍谿討論陽明遺說，求之契合。微言嗜曾、歐、王、三蘓氏文，然一以曾、王為準。嘗曰：吾學問得之龍谿，文字得之遵巖。陞山東學僉事，進叅議江西，往來白鹿與鷺湖間，與聶雙江、鄒東部、羅念菴、歐陽南野講習。遷河南叅政。

禁科擾，撫遺孤，賑饑民，薦公者言當大用，而權相以不謹罷公矣。時年三十有三，壽五十一卒。

公年十八監父，能任國家大計，宿弊一清。暇仍力學詩文，與八子才游，定諸祀典。王、翁、鄉試稱得人。朝議欲公充內翰，權貴者欲一見之，而公曰：吾寧失館職，不敢失身。乃改吏部。以才高，事事得與謀。少宰霍渭崖嘗稱之于眾中。已進，驗封司郎中。會忌之者，短于時相。謫通判常州，一郡肅然。尋陞戶禮，彈心良知之學。文尚曾、鞏、王、安、石，卽荆川、唐公亦重之。陞山東提學僉事，以風教為己任。章程條約，為之一新。所拔士皆高第，去進叅議，闡明陽明良知之旨，與名家遊。學益進，遷叅政。禁有司科擾百姓，陳後岡收遺文，撫遺孤，厚賻。

送歸鄉。部方薦公。而時相以不奉承。擬不謹。罷之。公年少英氣大露。久之。亟養深沉。不能大展。而監司部使遠造。以講道問政。而惜不壽。

趙時春

公字景仁。陝西平涼人。年十四舉鄉試。年十八嘉靖五年進士第一。仕至僉都御史。

公以庶吉士改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卽疏七事。下詔獄爲民。起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又上疏。又罷爲民。世宗以薦召爲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檄將士禦虜代州。身甲冑。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總兵李淩乘勝入虜。伏中敗沒。詔解官聽調。卒以不起。

公在髫年。習騎射。談兵畧。及爲兵部職方主事。或語及北虜。便裂毗攘臂。誓不與賊俱生。調武庫主事。疏七事。一禁諛佞。二正士風。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罷爲民。及改編修。又疏請正東宮朝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又起遷僉事。轉副使。及都御史。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爲逆鸞所忌。幾得謫死。督兵山西。斬虜。爲總兵敗沒致仕。

李舜臣

公字懋卿。樂安人。嘉靖二年會試第一。廷對二甲。授行人。

公年方弱冠。身長玉立。文雅器度甚偉。白石喬公為吏部。方以耆英獎勵後進。調公吏部文選司主事。轉員外郎。出為江西提學僉事。陞南京國子司業。進太僕卿。

喬公一見公。便嗟異。以台黻期之。調為吏部主事。轉員外。提學江西。端士風正文體。靡然向風。陞國子司業。進僕卿。公性簡重。不樂紛華。讀經謂漢儒註疏。去古未遠。其言足據。復用六書正其舛訛。為文力浣。其言足據。復用六書正其舛訛。為文力浣。

瞿景淳

公字師道。號昆湖。常熟人。嘉靖二十三年會試第一。廷對第三。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公自編修。歷侍讀學士。掌院事。至祭酒。遷南吏部右侍郎。五越月。世廟崩。穆宗即位。簡用耆舊。詔召公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疾作且行。部留力疾。詣闕請告。上見公果憊。賜歸。公歷官嘗奉使封藩。及理誥勅。與授中貴人學。王南京鄉試一。王武會試二。分考會試經房。

三。嚴嵩當國。勢甚赫赫。公與談策。倭而厲聲詰。其議之不然。至使嵩色變。口禁。又取前代宦寺。爲法戒。以諭內寺。試文武。拔李春芳。王錫爵。能不愧師門。設教太學。以師範風士。年六十三卒。

公設教以身爲師。茲誦雍雍。而士樂鼓篋。向化。其佐太宰。不以平日迂已私隙。而斥其司。即公之爲人。心本忠厚。而外則慙直。居常坦。易可親。而苟非其人。或媚不以義。或雅無一。識而強比之者。輒面加誚斥。不少假貸。其出諸口者。人若不能當。跡其行事。則又不苛。初未嘗以不能當者。加諸人也。子汝稷。任至。知府。汝稷是學。別廣。條式。拒進。七。

陸樹聲

公字與言。號平泉。華亭人。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授編修。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公自庶吉士。歷吏部右侍郎。立朝。徐文貞以鄉。袞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不得引公自近。其。張居正。雖視士大夫。繩索在手中。公以名德高。無所中。公居長安。閉門養重。一切車騎。詩酒。徵。逐。悉謝絕之。穆宗登極。屢趣公不赴。趙文肅。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機務相煩。第欲主上一。

見丰采。知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嘗奉旨宴朝鮮陪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陸公也耶。垂老家居。當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跬步無失禮。年五十八始舉。丈夫子彦璋。見成進士。以行人告養。見曾玄孫生。正德及今。身繫國家。重輕者八九十年。

公為右諭德。時徐階為相。不以鄉人故。私謁肅宗。居西齋宮。大寮俱獻玄文。公獨遜謝。分宜壽賀者皆衣緋。公獨否。及分宜首謁公。公接對殊簡。分宜奪情。不一往吊。未嘗不心服。

公也。公在京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節。以宗伯求去。分宜以微言止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為收門生。覬宰輔耶。陪宴朝鮮使臣。使臣亦聞其名。曰。此陸公耶。公家若龐眉皓白。竟日危坐。晚年得子。見其成進士。有曾孫玄孫。携子孫出游。聚觀者如堵。莫不羨慕而樂就之。公弟中丞樹德同榜。父子兄弟。遠聲利。樂恬退。身名俱全。

李攀龍

公字于鱗。東海人。自號滄溟。嘉靖十年省試第二。成進士。歷按察使。

公初同考順天試。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與徐中行。梁有譽。王世貞。吳國倫。宗臣。切劘千古之

業以古文辭名世。不欲以刀筆見長。旋出守順德。問民疾苦。擢陝西按察副使。督學政。告養。復薦起浙江按察副使。遷左叅政。拜按察使。終。公同考試。得奇雋。居多。授廣東司主事。以古文辭制起。齊魯間。蓋神解于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建安以來。公已全收之矣。至為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而業日益進。各籍籍公卿間。雅不欲以刀筆見長。出為順德府知府。治績為宇內稱最。以薦起副使。浙江。按嚴軍實。一切治辦。遷布政司左叅政。奉萬壽表入賀。拜河南按察使。未幾。內艰。還里。哀毀病困。壽心痛卒。

袁燁

公字懋中。號元峯。慈谿人。嘉靖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第三。授編修。謚文榮。

公為編修。以撰玄文稱旨。進侍讀。歷禮吏右左尚書。至少傅。入內閣。謹身殿大學士。

公在翰林。六經百家。參訂異同。修史是非。不爽。衡文藻鑑。秉公。以輔養君德為先。以培植元氣為本。以愛惜人材為心。以休養生民為念。古所稱社稷臣。不多讓者。

沈鍊

公字純甫。號青霞。越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知縣。論嚴嵩為其所害被戮。

公爲溧陽令。搏擊豪強。保惠百姓。會與飲嚴世蕃所。世蕃虐所狎客。公亦灌世蕃。時虜入塞。議通貢解圍。華亭徐公爲大宗伯。趙貞吉爲司業。爭之。至廷叱。公爲申理。太宰夏公問。公曰。大吏不言。小吏言。又抗疏言嚴嵩父子翼虎社鼠。悞國大計。諸戮之以謝天下。于是嵩父子啣之。切骨。誣以白蓮教。通虜。僂之。籍其家。穆宗詔褒言事者。公寬始白。贈光祿少卿。

公爲令。許御史調荏平。錦衣帥陸炳聞而覽之。請吏部爲經歷。炳結嚴嵩父子。公聞從世蕃。席飲酒行令。世蕃強灌客。公摘世蕃耳。灌以酒。時嚴勢熾。薰灼不顧也。虜闌入塞。都門不啟。先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退。徐階要諸大臣御前示書。允其貢。趙貞吉廷叱之。沈公爲貞吉申理。刺刺不休。夏言曰。若何小吏。公目攝云。大吏噤口。小吏言。何怪也。嫉權貴幸用事。疏請僂之。詔以公昔歲誼諱。無人臣禮。復誣詆大臣。廷杖以謫。出塞外。貞吉亦坐謫。公戲以偶人三。唐相林甫。宋相檜。今相嵩而射之。事稍聞于嵩父子。嵩計竄公于通虜。白蓮社籍中。以謀叛聞。取中旨。僂入太學。襄以鄉貢上春官。長子襄入太學。襄以鄉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楊順路楷。設計下之獄。

李春芳

公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第一。授修撰。贈太師。廕子。謚文。

公在翰林。撰文稱旨。進學士。同考會試。遷太常

少卿。兼翰林院學士。專撰內制。又主考武舉。陞

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賜鶴袍。以吏部侍郎進禮

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上賜公鶴袍。即已覺其太濫。乃謂此一品服。以重齋壇供事耳。於是尚書皆不敢服。公廷試後。有堂上遣官與密語。同集者知臨傳之信。皆賀。公坦曰。拙卷與進呈。神色不動。

穆宗莊皇帝

上。世宗第二子。封裕王。世宗崩。即皇帝位。改元隆慶。

上在青宮。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初即位。首禱海

瑞之繫獄。恤忠直也。陞高拱以宗伯。尊師傅也。

進輔臣之爵秩。重啟沃也。卹先朝之言官。勵風

節也。納陳以勤之十事。開言路也。贈王守仁之

爵謚。崇功勛也。優春芳之面奏。志日講也。行楊

博之陳疏。慎黜陟也。納接見輔臣之疏言。豫召

對也。復枉殺王忬之原職。恤誣陷也。納從遊之
疏諫。保聖躬也。賜十人之美謚。獎忠貞也。止天
壽山之秋祭。防不虞也。斬軍儲之慮。重正供也。
惜百金之市餉。崇儉德也。止團營之法。謹戎務
也。召貞吉爲講官。開經筵也。從需才待用之請。
豫邊才也。留覽張國彥之疏。備顧問也。詳議宋
良佐之奏。便運餉也。允王宗沐之言。避風波也。
諸數政者。非用賢圖治之良法歟。而其誅方士

庸醫之罪。懲欺罔也。下真人削奪之詔。申正法
也。正王瑞妖書之律。杜構隙也。杖內使而發軍
戍。惜大體也。罪徐杲之侵銀。警冒躡也。革匠役
之八座。重名器也。罷黃光昇之刑書。懲姦賢也。
追奪傅潮朱廷立。慰忠冤也。諸數政者。非反
先皇之誤德歟。至于胡應嘉以防漸之疏。而謫
補朝講。日疎。張鹵上言而不報。怒周怡切直之
語。而落職。高儀諫幸藩邸而不從。吳時來爭太

監抽木而弗聽。徐階王好問請御經筵而不報。又怒石星圖治理之疏而廷杖削籍。惡太監李芳之直諫而錮其無禮。聽崔敏年例黃金之徵而不聽李已聽居正誣遼王以謀反而攘其府第。上節用疏而戶部受其重處。至疏論治體而文輝奏入補外。諸數誤者繇輔相水火。司禮掩聰。然而先帝嚴厲百官兢兢。上乃寬仁大度。為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已宏遠矣。

初戶部主事海瑞抗疏言兄弟君臣夫婦修齋宮室陶仲文肅宗怒欲重處賴救詔獄而直嚴聞天下時瑞自必死一日提牢主事設盛饌款焉瑞疑明日西市之刑歡飽其饌主事言及宴駕瑞慟哭絕而復甦俄而有詔釋出還其官。○陞授書侍讀高拱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陞陳以勤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高拱俱入內閣預機務以禮部右侍郎張昂正為左侍郎東閣太學士侍講殷上儋為禮部右侍郎待詔王凝劉奮庸俱為尚賓卿諭德唐汝揖加太常少卿致仕。○先朝建言執事諸臣死者三等戮死者應復職贈廕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廕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隲

下者應復職贈官。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御史楊爵。彈擊權貴。罪止罷黜。與杖死者一體。卹錄。○陳以動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上嘉納之。○追贈土守仁為新建伯。謚文成。○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面奏言事。聖容和粹。優荅備確。人心喜忭。○吏部尚書楊博。奉詔疏陳天下郡邑。衝僻繁簡不同。品第上中下三等。推陞選補云云。命銓曹奉行。○尚書高儀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面議。上嘉納之。○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寃。命復原職。○科臣張鹵疏言。朝講日疎。人言鎮日遨遊無度。章奏多不省覽。非所以圖治也。留中。○賜楊廷和等十人謚。○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山後郎黃花鎮。外郎虜

地邊報東虜等欲犯喜峰口。西虜把都兒欲犯古北口。奈何輕試於危險。乃止。○上問戶部曰。帑貯金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年。部覆言。京帑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邊軍百萬。悉無所需。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一切正供之外。未常妄費。卿其悉心經理。無忽。○東宮常欲炎市錫糖。召中使問價。使請發百金於市。不時索進。上曰。一二錢銀。可買許多。何必用如許。乃以銀三錢買兩盒。上曰。此需百金耶。○命太監呂用高相提督團營。科道言不便。上怒。徐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用內臣必盡變。先帝之法。上從之。○趙貞吉。年六十餘。甚壯。議論侃侃。輔臣薦可大用。上心屬焉。及起廢。遷南京禮部尚書。召為講官。○

高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左右侍郎協理部事。兵有專門之學宜預養待用法當兵部始。工褒如議行。○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政事因革人材進退罔不問臣僚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此先朝盛事伏望遵行。詔留覽。○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迨先復遮先一總而良佐所上事宜詳議。○總督漕運王宗沐議復海運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穴窟舟至登萊曠達以取速運河無便于此詔允行之。○以上諸數政皆總言納諫致治之上務也。○迨王士王金出使世文劉文彬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下詔徵陶文仲為首今已死金等伏誅。○詔削奪故真

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毀其牌坊籍其田宅。○嚴嵩門下牙爪王瑞在大同巡撫標下以先沈鍊充軍此地瑞告嵩云鍊怨言嵩密令楊順致鍊死地瑞自造妖書伺鍊他出接其寓舍使偵事者於鍊處搜出妖書擬鍊斬罪令巡按路楷不候轉詳決單遂腰斬于市。瑞陞都指揮至是瑞順楷俱坐死。○內使許義持刀嚇財御史李道學笞之羣瑞黨百餘。徽道學于午門外毆辱之徐階言于司禮尚文曰吾非為御史情為國家大體惜且為司禮諸公惜耳天子臨御之所羣而毆人能保上之不怒乎文悅得主名參之都察院繼上之毆者就逮杖首惡三百人癸戌九十人各杖六十為軍。○太監李芳劾工部尚書徐杲以匠後登八座監生王儒修蘆溝橋侵銀巨萬內府工完為太僕苑馬布政叅議郎

中員外鴻臚光祿以百數。上心惡之。議革汰去。刑部尚書黃光昇前擬海瑞死罪。今罷光昇官。給事中言侍郎何塘理學純臣。夏言曾銑寬抑官雪。且以煨煉之罪歸之。傳朝朱廷立追奪原職為民。以慰忠魂。上諸懲戒之政。皆所以蓋先帝之愆也。幾于古聖王之施為矣。所惜者吏科給事胡應嘉疏。大祖三疏躬臨聽納。列聖相仍云云。今章奏僅憑札牘。上下竟睽違。不可不防其漸。上大怒。編民謫補外。科臣張鹵疏言。陛下即位以來。朝講日疎。人言鎮日遨遊無度。章奏多不省覽。非所以圖治也。不報。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志以修德業。語多切直。使內監上怒。落職外補。傳諭聖駕十二日幸端邸。高儀以巡幸無名。恐開逸遊之端。科臣何起鳴。王好問疏諫。俱不從。命太監陳學由

木真定。李芳奏學廉。請可任。吳時來。李其不。可弟聽。命輟經筵日講。徐階王好問疏請不報。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疏入。上怒。命廷杖削籍。李芳以直諫。旨旨諸闈亦恨其正直。短下。上前。俄命緹騎杖之。繫獄行決。毛愷救。上曰。芳事上無禮。第錮之。尚衣監太監崔敏。以急缺。年例黃金奉旨嚴徵。以進。朴臣李已言。崔敏獻諂。希寵蓄詐。懷奸。假供。用以充橐。積財貨。以奉私。求乞罷斥。不聽。張居正羨遼王府第壯麗。乃以謀反。下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坐以淫醜錮高墻。廢其府。居正懷以為第。并殺朝選。戶部李已陳君德。上節用疏。因劾太監崔敏。傳買金瑄。科欵紛紜。上怒。杖已百。繫獄。君德削籍。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責言官。奏入。補外。此數者皆明哲之所不出也。

神宗顯皇帝

上 穆宗莊皇帝第一子。立為皇太子。穆宗崩。即皇帝位。時年十歲。改元萬曆。

穆宗初崩。上召首輔張居正曰。父皇謂先生忠。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穆宗恭妃遣內使以金壺遺其家。為門者所執奏。上答內使。以百金遺妃。妃曰。妃家貧。以此給賜。先帝賜器。不可出也。元年。居正柄政。一日感病。上親調掖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

使搯扇斂角。降冬。以氈一片鋪於地。恐居正立處冷也。十三年。民間苦旱。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之半。上益習事。慮下欺。微有聞。輒遣逮。刑部尚書舒化諫。上領之。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以其名薦。遂起南京右都御史。十六年。上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慚德。魏徵大節有虧。命經筵不必進講。止講通鑑及大學衍義。并累朝寶訓實錄。以裨

治道二十一年。彗星漸近紫薇垣。上齋居思過。詔群臣修省。時皇長子年十二歲。群臣請立東宮。未降旨。王錫爵密疏請舉行。上曰。朕讀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背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矣。故此不果。群疏七八上。允令出閣豫教。三十四年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觀官書帕。開宴打鬧。惟侍郎楊時喬。

李廷機副都詹沂。清寂可念。三十五年。大學士朱賡請益置閣臣。上特召起原任大學士王錫爵。欽點禮部尚書于慎行。吏部侍郎李廷機。南京吏部侍郎葉向高入閣辦事。特諭內閣云。朕思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事。吏部承旨加少保建極殿大學士。遣官敦趨入閣。葉向高密請福王之國。上納之。福

王之國河南。上超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尚書代楊鎬經略。廷弼疏請決榮恢復開原。上賜劍令刻期從事。廷弼入遼陽相度各險要所宜請置兵將數急務。上心稍安釋御史劉光復為民。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上崩。

上即位年方十歲首召輔臣張居正體先帝意囑以盡心輔導又以百金遺恭妃家眷輔臣御講寒暑之禮周至一日御講一內使旁侍竊搥扇上目之還宮杖之曰汝不畏先生見乎以吾無家法也上初重居正傳旨批荅多不名而群臣諛附之至于章奏亦

不敢斥名第稱太師元輔而已上御平臺

召大學士張居正慰諭有加賜金幣御膳設

蒸上尊等物時上病初痊御朝羣臣廷

賀居正以持服不與上特召見執手使視

已顏色居正稱賀因勸上慎服食戒色欲

上曰聖母日與朕偕動止三宮俱未宣召居

止叩頭而出文華殿西入內角門柱礎上有

天下太平四字拭之不滅居正曰此瑞也請

上臨觀上見之曰此偽也不懌而罷居正

除服上御平臺召見命司禮監張宏引見

仁聖宮門叩頭賜白金文綺尋見慈聖慰

獎猶至賜予更隆命張宏侍宴而後就職詔

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居正扈上謁

陵歸具疏乞休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傳

慈聖口諭張先生親授先帝付托宜忍言去

俟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無與此念居

正因復就職。上御文華殿，爰閣召太監朱儒切、昧切已奏曰：「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以養氣，安靜以益精。」上首肯。命左右記其言。儒鼎元國祚父也。上嘗靜攝宮中，不時召之，或傳旨命劑以進，嘗奏功。上喜賜食內殿，曰：「朱儒勤勞，特與一席。」歲旱，上祈禱郊壇，不命駕，徒步而行，且下詔：「凡遇災傷之處，賦稅錢糧止供其半，其半蠲免。」右僉都海瑞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上素知直諫，遂起南京右都御史。至日，觀者擁道路。昔唐太宗于兄弟間推必魏徵不死，建成之難一有慚德，一虧大節。上以為不用講止講通鑑大學衍義，皇明寶訓寶錄，以為治國平天下之道。閣臣請冊立東宮，上以皇后未有子，且后年尚少，為辭。申時行曰：「皇長子年已九歲，蒙養豫教，正在今日。」上曰：「也要

生來聰明，時行等曰：「資稟賦於天，學問成于入。雖有睿資，未有不教而成者。」上曰：「朕知之。既而召皇長子至榻右，上手携之，時行等熟視良久，因賀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有此美玉，何不蚤加琢磨。」上曰：「朕知之。遂命出後二年，部臣岳元聲、顧允成、科臣又疏封王。上怒降罰，王錫爵疏云：「即不行冊立，亦當令出閣豫教。」上曰：「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豫教，還候旨行。」一十九年，冊立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重楊時喬、李廷機不接朝覲，官書帕。四十三年，處張差闖入東宮，以挺搥仆守門，眾因執之。皇太子曰：「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時御史劉光復于眾中忠愛激切，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上聞之，怒命申涓孛下，遂下光復獄，以王之案許問，何士晉請窮

其事之案罷官。士晉補外。四十七年。援遼師。雲集。上以經略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略。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經略楊鎬師敗。上超擢熊廷弼代鎬。決策守遼陽。挑濠築垣。借水爲防。遼陽稍有生氣。御史劉光復初爲張差事下獄。至是釋爲民。逮治楊鎬李如相候勘。四十八年。大行皇后喪。閣臣方從哲率百官往思善門哭臨畢。詣仁德門問。上安。內使召入見於弘德殿。鄧榻東向。上側身卧。從哲寬慰語畢。上曰。朕知道了。國家多事。先生可盡心輔理。從哲請前欽點。臣卽賜簡用。上卽閉目就枕。徵云知道了。上命吏部侍郎劉一燝。禮部侍郎韓爌入閣辦事。二十一日。上崩於乾清宮。

光宗貞皇帝

帝神宗皇帝長子。貴妃王氏所出。册立爲皇太子。神宗崩。卽位。建元泰昌。一月崩。

上初卽位。命停止礦稅。發帑犒邊。重初政也。命考各官。進封鄭氏。遵遺詔也。戒隨從。喝道。憫邊臣有賚。詔毋資格用人。加恩東宮講官。起先帝所斥言官。體羣臣也。封建諸王。復爵王昺。不施親也。至于册立東宮。議減矜疑。重國本而恤民命也。是同心體國之言。納養身六要之奏。福

國家而保聖躬也。甫旬日間而善政斑斑可紀。令天假以神宗之年，其媿祖齊宗可俟矣。奈以鄭妃女婢之進而致疾，可灼紅丸之進而賔天，崔文昇之罪通于天矣。

上令旨命曠稅盡行停止。稅監張燁馬堂胡賁潘相丘乘雲等盡行撤回。上念遼東缺餉甚切，將士勞苦可憫，遵獎遺旨特發內帑銀一百萬解赴經畧熊廷弼犒賞軍士。務需實惠，又命發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酌量犒賞，并諭二項共與牌價五千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駙遞，其銀毋入太倉。差官卽發。上命考選散館各官，遵遺旨。

用卽于是日下巡按巡視省直兩關監務諸差并南京巡視各差九五十員。上遵遺旨命內閣貴妃鄭氏進封皇后。神宗彌留有封鄭貴妃爲皇后之旨。至是禮部尚書孫如游曰：先帝念貴妃之勞，不在予無名之稱號。陛下體先帝之愛，亦不在施非據之尊榮。本朝無例。上曰：朕遵皇考遺言，是朕篤孝之心。該部執奏不行，使朕有違遺囑，忝感何在。輔臣方從哲曰：帝后二后並稱，非正位必無此號。先朝有貴妃封如慈聖皇太后者，因誕育聖躬，母以子貴。若但侍奉勤勞，輕議此號，則事出無例。無可據。禮臣守在職禮，所執如是，遂停封。上御文華殿門，諭閣臣曰：朕今早御門，見班行後隨後，多執灑金大扇，及駕回至省，愆居卽聽散班官於會極門高聲唱道：朕御極之初，深思治理，朝內本當嚴

肅。豈容慢棄至此。本該重究。姑且免。卿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違禁。紊亂朝儀者。糾儀各官指名奏來治之。○上以天氣炎熱。邊臣暴露疆場。忠勞可憫。賜經畧侍郎熊廷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總兵等官。銀幣賞賚有差。○詔吏部用人。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養病致仕各官。年力未衰。素行表著。量材起用。○上命吏部加恩。東宮講范謙等三十五人。見任官在籍者。優擢起用。其故者。卹廕。以示講惺舊意。○起升鄒元標為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朱國禎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起鍾羽正。饒伸。萬建。崑。秦聚奎。劉文炳。蒲朝薦等。俱等官。○封呈弟瑞王於漢中府。惠王于平陽府。桂王于

東昌府。尋改惠王于湖廣荊州府。桂王改湖

廣衡州府。○閣臣方從哲等揭奏駙馬王昺

誼在周親。乞體先帝遺意。復其原爵。從之。

○吏部請冊立東宮。上曰。立東宮講遵遺

詔於服釋後舉行。又命欽天監擇冊立吉期。

監以九月初六吉舉行。冊立大典。從之。○上

命議減矜疑。改擬犯人七十五名口。法司又

奏赦放過徒杖等罪。併監禁日久犯人。共五

百四十一名口。○御史張深言雷同非國家

之福。要在同心體國。則意見自消。爭執自化。

是非不明。則爭明則止。乘勝之過。至于不能

容人。甚至不能自容。則亦何益之有。○上是

之。○上納湖廣道御史王安舜奏養身六要。

一曰養心。二曰養氣。三曰守中。四曰慎獨。五

曰主靜。六曰主敬。○鄭皇親以貴妃命進女

婢十人。上強留其一。御之得疾。於是給事

中楊漣奏言。諸臣再見天顏。不覺手神頓減。不似登極之時。隨太醫官進問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論。諸臣各相驚駭。訊問所以。大不安之故。全是用藥所致。用紅丸之李可灼。卽內官崔文昇也。前流言。典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以蓋其悞藥之奸。與文昇之黨。肆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旣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奉旨褒荅。下部知之。九月初一。上崩。

熹宗哲皇帝

上光宗長子。年十五卽皇帝位。改元天啟。在位七年。壽二十二歲。

光宗之崩也。皇嗣爲羣璫所匿。不與聞。賴王安

抱出寢門。羣璫猶擁蔽之。非英國張惟賢閣臣劉一燝。捧手拜呼萬歲而出。不知皇嗣作何光景矣。時周嘉謨請御文華正位。示有君也。降旨以郊祀後登極。重居正也。移選侍於噦鸞宮。正名分也。納張飛初服之十事。開言路也。嘉楊漣志安乎社稷。旌忠直也。責大臣以同日杜門。嚴大義也。命纂修神宗光宗實錄。思繼述也。賜謚陣亡諸將劉綎等。隆褒卹也。諸數政者。出

自宸斷皆聖明之善政也。亡何權歸群璫寵屬
客氏。卽有功之王安。爲劉朝李進忠以矯旨斃
之矣。科臣侯震暘以逆璫勢焰薰灼。疏之而降
責矣。江秉謙以樞臣罪惡無耻。論之而調外矣。
文震孟陳勤政講學疏降三級而調外任矣。滿
朝薦上諸事顛倒。疏命落職而除爲民矣。劉之
鳳言起開內操竊抱隱憂。而以瀆擾嚴責矣。黃
尊素直陳時政十失。而奪俸三月矣。萬燝疏請

內廢銅鑄錢。協濟陵工。杖于午門而卒矣。擬方
震孺失陷封疆。與熊廷弼同罪矣。楊漣疏璫二
十四大罪。與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下
北鎮撫司嚴比追贓矣。倪文煥劾李邦華等。構
黨同謀。俱削籍爲民矣。李實疏周起元等。東林
邪黨。而解京究問矣。以惠世揚造謠垂簾。希功
定策。而合擬重辟矣。以郝士膏贓私狼籍。撫按
提問。而從重贓罪矣。以何士晉久依門戶。照原

叅數目。提問追贓。解助大工矣。以沈維炳黨邪。害正。賣直沽名。與程註程良籌除名。永不叙用矣。下周宗建北鎮撫司。鐵釘貫首。沸水澆身。皮肉腐爛。追贓數千矣。以繆昌期吝生祠碑。贊與魏大中同詔獄矣。逮高攀龍。有旨扭解。攀龍卽溺於園池身故矣。逮周順昌。極刑箠楚。比贓二萬身。無寸膚掩骼。止見頭顱髮鬚矣。下李應昇。于北鎮撫司。同黃尊素楊漣。左光斗。顧大章。周

起元。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一覆轍矣。又削籍追贓者數百餘人。皆忠賢之眼。中刺。非一網盡之不休也。是矯君之斧鉞。以恣已之怒也。至于三殿成。而加恩忠賢弟姪。良棟封安東侯。良卿以寧國公。加大師。孫魏鵬翼。平安伯。晉少師。其勅詞。誥命。極其頌譽矣。客氏加封奉聖夫人。廢其弟男指揮使世襲。子侯國興。封錦衣衛指揮使。其夫封如子。或歸第。或歸朝。儀從愈于宸駕。

以崔呈秀爲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奪情視事。加閻鳴泰等一百十人宮保。其餘魏廣微、倪文煥、楊維垣、傅應星、霍惟華、許志吉、劉志選、朱童蒙、曹欽程、梁夢環等數十者。俱登顯職。居要津。以致日暈風異、遼陽雲火、地震日珥、水發城傾、天之示儆如是而。上無如煬灶之姦。何也。是矯君之華袞以適己之喜也。時頒爵賞。列封廕。群臣謝恩之日。卽上賓天之日也。不知誰爲作主。令祖宗之天下與天下所倚之天子。爲逆璫提綴也。

九月乙亥初一。上崩于軋清宮。諸臣將哭。臨科。臣楊漣排闥入。有內使多人持挺亂下。漣厲聲曰。皇上崩。正臣子入臨之會。誰敢辱天子從官者。諸臣因得入。哭臨畢。羣璫恍惚。諸臣問皇嗣所在。諸璫不對。良久。選侍在內。王安抱上出寢門。羣璫猶然擁蔽。及出。英國公張惟賢捧御君手。閣臣劉一燝捧御左手。拜呼萬歲。皇長子稱不敢當者三。尚書周嘉謨力請御文華殿。先叩慰。請正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卽日登極。請朝服以待。降令旨。郊祀諸大典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先是鄭貴妃踞軋清

宮揚漣左光斗倡言于朝約諸大臣以移宮
為請周嘉謨遇鄭養性於朝危言責之養性
疏請乃移入大內李選侍與鄭深相結乘
上宴駕諸內侍欲邀皇長子毋李選侍而
同居軋清漣聞之大駭必請選侍移宮而後
可即位及皇長子已登極選侍猶未有移
意內傳已邀皇長子盟且逮治光斗輔臣
方從哲議皇嗣暫返東宮俟五六日後選
侍移去乃正位軋清漣面斥之謂天子無居
東宮之理選侍不移亦無有移之日呼內使
李進忠等責以厲辭即日移居噉鴛宮。右
春坊張鯤進初服十事一日養身二曰養性
三曰勤學四曰敬天五曰法祖六曰親賢七
曰納諫八曰信令九曰愛民十曰持體上
嘉納之。兵科給事楊漣奏述移宮始末。上
上曰登極事情不獨科臣所親歷且文賦心

小臣工所共見者極公極正覽奏殊惻然
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楊漣當日竭力盡事
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吏部尚書周嘉謨刑
部尚書黃克讚同日杜門上疏請告。上以
君臣大義切責之。命大學士劉一燝等纂
修神宗光宗兩朝實錄。上命褒恤遼
左陣亡諸將劉綎等賜謚立祠文臣潘宗賢
等贈廕亦各有差。太監王安光宗時服
役于青宮方介不願使于李選侍劉朝李進
忠以移宮恨安進忠又欲殺安遂以劉朝提
督南海子而降安為南海淨軍絕其食不死
進忠令人手捧黃匣口稱有旨各執金刀將
安立時打死瘞于淺土逾數日進忠未信仍
掘尸驗視搖踢而拔髮快日焉。九月二十
六日午時已傳客氏出宮不兩日復降諭召
入吏科給事中侯震腸上疏。上怒降謫。

御史江秉謙疏論罪樞急宜正法。上以樞臣奉旨視師，苛求以阻勇往，調外任用。翰林院修撰文，震孟敬陳勤政講學之實疏，內云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語。上怒，以朝儀大典，輒肆輕褻，比擬傀儡，藐視廷臣，如戲降三級調外任。太僕寺少卿滿朝薦，奏陳乞骸，建言邊策，棄城緝奸，諸事種種顛倒，云云。疏入，落職為民。○南京陝西道劉之鳳，奏起內操，有云以盜柄之人，而攪太阿之柄，語上以瀆擾嚴責。○山東道御史黃尊素，直陳時政十失，云云。上降旨責其天下誰之天下等語，謂其撻拾煩言，別無謀畫，奪俸三月。○屯田司郎中萬燦，職掌陵工，日擊銅乏，問局申曰：何術得銅入局。咸言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一移文旦夕可至，燦移文不發，燦遂

○上疏忠賢怒出中旨，語責燦，又申疏忠賢，令內侍數十擁燦寓，捽髮牽衣，一路拳踢棍辱。至午門行杖卒。○方震孺、楊漣，詳本傳。○季邦華、倪文煥，劾其為東林渠魁，削籍為民。○蘇杭織造太監李寶，疏劾直隸巡撫周起元，與周順昌、東林邪黨，解京究問。○刑部擬重世揚重辟，以先帝賓天之日，與楊漣、左光斗造語垂簾，希功定策，致康妃母子踉蹌失所，離間親親，交通近侍，合擬重辟。○直隸巡按梁夢環，誣參諸臣，奉旨何士晉久依門戶，居官貪黷，程註附權，皆問。○賊私狼籍，彼處撫按昭原參數目，提問追贓，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賣直沽名，着削籍為程良壽。程註民子，除名永不叙用。○周宗建入臺，即劾客氏疏忠賢目不識丁，許顯純極刑加之，兩日死。追贓數千，一貧如洗。府縣為其立簿募緣。

未了其半。○繆昌期湖廣典試策語侵瑄及楊漣二十四罪。又爲改竄。心殊恨之。乃忠賢生篡成。有客乞其如椽。公拒。忠賢怒。令顯純斃于獄底。○崔呈秀按鹽淮南。貪污狼籍。高攀龍發其罪狀。卒爲忠賢所持。復職。有旨。扭解公。官旂未至。公卽赴死園池。○周順昌李應昇。見本傳。以上皆魏忠賢矯旨所害也。而九重邃密。何從知之。但忠良一網打盡矣。○皇極殿工成。晉東廠內監魏忠賢爲上公。加恩三等。賜庄田一千頃。其鎮奏捷。又加恩三等。賜勅以示優異。加忠賢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使。賜勅以示優異。加忠賢弟姪安東侯太師孫平安伯少師寧國公鐵券。庄田一千頃。平安伯九伯頃。以資養贍。○封奉聖夫人客氏。廢其弟男指揮使世襲銀幣羊酒。從優加賚。客氏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一年生子。因

興入宮。每黎明入暖閣侍上。甲夜方回。居咸安宮。或誕日。上必臨幸。歡晏。賚予無數。或歸私第。先期特旨傳諭。又欽遣乾清宮牌子數十員。衣緋腰玉。步導輿前。弓箭等房把牌硬弓人等。各衣紅蟒繡窄袖。前後擁導。又數百員。燃白蠟爲燈。黃蠟爲亮子。凡數十枝。輿前提爐數十道。沉香烟霧微霏。道左客氏艷粧麗容。自咸安宮至嘉德順德門。經月華門坐而過。乾清。出西下馬門。易高興。呼殿之聲。遠逾宸駕。燈火簇照。儼同白日。至寗坐廳。事諸侍者。以次謁見。老祖大千千歲之聲。殷殷然震天也。○其魏廣微以同姓認姪。其崔呈秀。閻鳴泰等。拜義子乾兒。俱刻通顯。滿朝中俱魏氏一黨矣。羣臣謝恩。而上賓天子。內得無莽操之禍者。天意有屬。而祖宗有靈。雖權在忠賢。亦無從矣。

通紀直解卷之十一

世宗三朝宰輔名臣

鄧以讚

公字汝德號定宇新建青崗人隆慶五年禮闈第一廷對第三官侍讀學士謚文潔

公爲編修過江陵時匡救江陵不善公遂歸與王龍谿羅近溪張陽和闡陽明先生良知之學龍谿曰何功公曰此體無止卽以無止爲功又問曰信得良知否曰新建云萬死一生得來

豈敢置疑。惟是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竊恐學者
妄認耳。龍谿業心服，而學者咸以公能光明絕
學。但江陵奪情後，橫虐愈甚。公遂不出。朝夕依
太夫人側，交遊俱迸。嘗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
非天民。書屏凡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
威。然其功實基于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
能潛，倘乘雲霧上青天，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
天下。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綱，皆是義也。客坐偶
有齟齬者，卽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半刻，客竟易
顏。常曰：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
曰：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發，自爾中和。其
虛明如此，詔起纂修，不赴。詔起官允管司業事，
疏辭已拜南大司成矣。公至，有謂公者曰：南國
跳弗馴，宜嚴公則純任德化。士咸洗心以聽約
束。晉公南禮部右侍郎，轉吏部。方大計，公以天
自誓。卽故人親知不一顧。計籍出，人共稱服。署

部事。疏謂建儲者至再，忽有三王並封之旨。公疏甚諄懇。上亦膾炙公血誠，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復疏奏。上不得已從。公請讀疏者謂茲疏默移世軸，其功甚大。亡何太夫人謝世過哀，感疾而逝。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潔。賜祭葬，廕子入監。

公為南大司成疏云：文廟之祭，以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氏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莫先禮義，以冒進之心，其禮必不享。士習莫尚恬退，以嚴等之身，其言必不

從。以進之心為退之跡，既前史所重，憎居爭之實，蒙讓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肖以臣為趨，滋仕路機變之巧，抑仰賢者以臣為戒。掩家庭真切之心，此豈修曠典、開賢路、初旨乎？及公至國子，與諸生相交，勉諸生瞿然顧化。公自是益信曰：嚴必自律身始，律身弗嚴，誰能悅之。公陞吏部，再三疏請建儲，忽有三王並封之旨。公疏云：自請冊立以來，益數奉聖諭，舉行矣。然皆指皇長子耳，未嘗言待嫡也。今驟而傳之，人劄而聽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之見，上窺聖衷，而以為非情也。皇上以天自處，身度聲律，萬萬非以虛辭示天下。但臣等竊詳聖王立嫡之條，謂有嫡立庶，斯為瀆倫。非必有待也。若大典一行，主器有託。皇祖在天，實所欣鑒。臣等又竊聞中宮鍾愛元子，朝夕保護，不啻

已出願早正。春呂猶切于億兆。臣民萬萬。皇上以厚中宮而緩冊立。或者未諒中宮之心乎。臣又開古之帝王將舉大事。既內決于心矣。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無所不從而後行之。蓋有見于人心不可拂也。今日並封之旨。至使人心不能釋然。安在其為順天下也。且信者國之大寶。帝王所以使天下精神相通。指臂相使。恃有此也。皇上卽位以來。何令不信。獨建儲一事。屢示屢易。人將謂詔令可更。法守可玩。自是令一出而疑隨之。指臂不屬。從此始矣。上于幾百疏中。獨公覽不置。公連疏乞歸。上眷公復諒公。乞請而聞太夫人訃。哀毀成疾。宿郊寺。知友強之歸。僅存殘息。底家正衣冠坐而端逝。人知公六十猶慕。衾影無愧。不知公歆然不卽足。皆妙明性中流行而發。誠王王千頃波矣。

趙志臯

公字汝邁。號澱陽。蘭溪人。隆慶二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贈太傅。謚文懿。

公在翰林。修世廟實錄。分授禮闈。冊封吉藩。

又預修穆廟實錄。陞侍讀。上卽位。倚信江

陵。江陵以奪情疏劾者。皆激。上怒。廷杖劾者。

公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一切劾

疏不付史局。公以職掌堅請。江陵怒甚。會星變。

察京僚。又黜公歸。江陵逝。臺省交薦。起公解州。

同知陞南太僕丞。歷司業。諭德。掌院。改左諭德。修玉牒。分閱會試。陞祭酒。轉少詹掌詹府事。陞南吏部右左。上特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

公在內閣。與太倉王公。山陰王公。同輔政。及兩王公歸。公獨參機密。公為首輔。助勦。又侂兩宮三殿災。公每題覆。竭誠勸上修省。開採之使四出。公疏諫甚懇。其臺省部陪僚。因事激觸。至斥逐貶竄去。公所營救無不力。上意時亦轉移。公病乞歸。彌懇。上慰留。彌篤。章數十上。不聽。伏枕三載。沒。贈太傅。謚文懿。遣官治喪事。遣行人護喪歸。

趙用賢

公字汝師。號定宇。常熟人。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簡討。歷吏左侍。謚文毅。

公為史官。議論風發。人望而識之。江陵之奪情也。公與論疏者。後先杖闕下。削籍里居。公意氣自如。壬午。江陵卒。朝政大變。上始召用公時。江陵舊人未汰除者。猶布滿九卿。見公等起。內慙且忌。會御史李植。江東之故。以攻江陵。推用不快。于政府連章侵之。新安許公大怒。遂攻江

李疏謂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自負以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誣上行私者蓋專指公等也。江陵威震人主奪情議起舉國保留若狂彗星出西南長亘天道路以目公等出萬死不顧一生爲國家計綱常何謂偶成一二事。江陵之餘黨蠅營狗苟皆護惜之如頭目而以朋黨坐公等矣。公抗章請罷極言朋黨之說忌者益深恨公合併與公等爲難而公求去不得遂引而南而執政畏偏心倖其稍遠吏部郎趙南星抗論時事謂不當以留署棄公朝堂爲之大闕執政不得已名公會有三王並封之命公極論其不可事寢而公進貳冢宰東南財賦甲天下賦歛日增公訪求悉其利弊條陳十四事太之執政不說謂南人不當言南事終寢閣不行在南雍修國學舉遺賢復勲舊送監之制斥豪右侵占之地在南五年亟請建儲早教

元子及宥言官李沂斥閹鯨最為剴切強學好問老而弥篤惜未得行其志竟其學

公初授簡討會江陵張居正父喪詔奪情公疏請聽終制杖六十為編民杖之日刳敗肉如掌陳夫人腊而薦之公意有所不可嚼齒奮臂輒從容奉檟進曰公且休矣豈亦為餘腊地乎公為之歛容嘆息而終不能改也居家六年居正敗公以原官召用陞右春坊右贊善久之遷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又遷右春坊右庶子十五年以詹事府少詹事晉南京國子監祭酒明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九年召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明年教習庶吉士二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移疾歸里卒初新安幼明黨

坐公抗章請罷極言朋黨之說漢宋小人所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慮開讒賊之端過仁賢之路騁報復之私淆是非之公長諂諛之風來壅蔽之漸其詞甚辨而直忌者無以難蓋深恨公太倉公亦以忤江陵起甫入朝上八不平之疏力攻李植江東之其意亦未嘗不在公也公知必不見容求去不得引而南矣太倉再相乃有三王並封之命公極其不可且曰錫爵初至之日慨然以冊立為第一事引而身任之乃御札之密封揭帖之獨進閣臣禮部咸不與知一旦論從中出道路籍籍謂默有啓告致成此舉數千里應詔而來曾未浹月踰旬而已蒙不韙之疑錫爵之心亦豈能安於此哉公之見逐在癸巳而其械成于癸未甲申兩年之間不獨公用舍之局決于此而壬午以後四十餘年之朝局亦

懸于
此矣。

沈思忞

公字純父。號繼山。嘉興人。隆慶五年進士。授主事。歷兵部侍郎。右都御史。

公以縣令卓異。召擬工科給事中。有憾公者。易刑部主事。司寇以公有文名。欲屬起奏草。公謝不往。丁丑與艾員外穆疏江陵奪情事。廷杖八十。戍神電衛。抱瘡赴譴。間關道上。幾死者數而不死。天也。癸未奉旨賜環。有說者曰。茂苑夙契大公在堂。稍委蛇亦臣子天性。公憤而起曰。乃公以一死博富貴耶。入都會丁侍御此呂。癸王婁江子衡鄉試第一。關節事。楊冢宰疏此呂妄言。公與之爭。而漸有波及。吳趙二太史。江李二侍御者。公憤曰。江陵雖往。遺氛猶熾耶。遂與王婁江不相善。于是有乘風而擊公者。公遂爲南

岡卿。疏房御史。寰不宜論海瑞。及三進士罷官事。卽請歸。數年起副都御史。巡撫三秦。寧夏變

起時與總督為涇陽魏公公議不相下得調中
州不赴晉大理卿駁閣郝金獄事推刑部侍郎
上用陪者晉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協理戎
政疏減羊絨及止盛甲之請省金錢無筭又爭
日本封貢與當事者左遂乞歸十餘年卒

○疏房寰不宜論海忠介及三進士罷官事

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一本遵

祖制開言路以正人心以養士氣臣待罪滁

陽近接邸報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彭遵

古等因御史房寰連章極力攻訐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乃不勝感歎共天清

皇上剖陳忠佞明辨是非夫三臣之言千萬

人公言也

皇上既洞察之俯喻之矣乃復以出位加罪

褫其衣冠投之田里人心移惑士氣銷靡

此邪正治忽所關其機微其害大卒無一

人為

皇上言者臣受恩最深曷報靡所若徒畏權

而阿世臣不敢也觸忌諱而緘默臣不忍

也臣聞之

國家之患莫大于壅蔽人臣之罪莫大于依

違壅蔽則上下隔闕而忠言阻依違則朋

比承風而是非淆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

有司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

皆許直言數奏又大明律一款若百工技

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

與瑞如薰蕕異臭。鳴鳳殊音。不可同日而語。卽四海之衆。三尺之童。能辨之。而衆乃指正爲邪。變白爲黑。顯肆傾險。畧無忌憚。一疏不已。再疏必勝。此輿情所共憤。公論所大不平者。彭遵古等。始入仕籍。初受國恩。遂能明目張膽。披悃瀝誠于皇上之前。其心忠。其辭直。况慰留海瑞。切責房寰。

皇上之言。亦旣行。彭遵古之言。其言行而復罪其人也。何哉。夫臣下之進言。與皇上之所行。但問其言之是非而已。如其非也。雖臺省宜罪。何可以其有言責而曲貸也。如其是也。雖芻蕘宜採。何可以其無言取而加譴也。蓋盛世必廣求言之門。而本朝原無出位之禁。臣常歷稽掌故。正統間。歷事鄉舉。士練綱上中。與要務。常時遂蒙俞旨。成化間。初選庶吉士。鄒智。上被除。而後世因稱明臣。而觀政進士之建言者。成化七年。盧璣。以災事奏。成化二十三年。敖毓元。以星變奏。及嘉靖初年。張璁。以議禮具疏。凡此不違縷數。皆進士之未授官者。並未聞以出位加罪也。今因彭遵古等之言。而故罪之。又因彭遵古等之罪。而槩禁之。未審于國家禁例。果合乎否也。此臣之所以不容于無言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亦當蒙出位之罪哉。識者不曰喜事。則曰奸名。然使舉朝俱不言事。斯世盡不顧名。將不知所底止矣。臣之區區。非敢有毫髮徇私。背公市恩。沽譽之念。天地神明。實鑒臨之。伏乞皇上獨奮。

通紀直解卷之十一

乾剛大彰

宸斷復彭遵古冠帶仍昭資序選用務除壅蔽之習亟反依違之風庶人心不至邪僻士氣不至頹靡其有裨于邪正治忽之機者或不

王家屏

公字忠伯號對南晉人隆慶二年進士二甲選庶常歷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謚文端

公讀中秘書授編修乙入政府公盟心曰吾業

已蒙聖天子殊恩而苟不以道人主聖主

拔擢誼謂何遂孤立行一意上召對爰閣及

扈從步禱特為眷注會內艱上懸玦以待服

除晉禮部尚書遣行人促還內閣公屢辭始還

朝是時朝講稀濶郊廟不親章疏闕壅公至

有疏上特為御門延見時儲位未建都人士

惶惑庚寅元旦上御便殿召閣臣同公謁

元子公喜甚而請諭教再請冊立不報公

意殊快快乃疏自劾言諸事甚具而首言建

儲事係宗社大計尤切摯上慰留公公起

同諸閣臣并宗伯請。上譙讓至鐫禮臣秩。公從中調劑。上稍解。遣內使李浚慰公。大禮春必無激。明年乃可。公喜而廷宣之。以慰宣望。秘奉省部具疏如公指。上詰曰。此造膝語。外臣何得聞。意殊不懌。然儲議自是定矣。會明年工部以營辦請。上怒。事且中變。申公在告。許公亦去位。諸言臣杖者罪者纍纍。公俯而歎曰。伴食無能回天。惟有一死一去以明志。遂卧閣。

纍疏乞罷免。上遣中使諭留。廷試讀卷亦辭。

上度不能強。始聽公歸。

公之亟亟求歸也。客有留者曰。公相臣也。朝而拂夕而俞者。其常柰何。同小臣悻悻去之。爲是。公曰。吾爲持祿畏罪乎。遂歸。公歸。人或謂上於公有所猜疑。而爲公危。乃不數年。元子出閣講學矣。又數年而大禮告成。公在田野間。舞蹈疏賀。并及諸時事。上已思公。遣行人存公於家。官一子中書舍人。乃知公之言未始不行。公之功在國家者。一去之力也。

艾穆

公字和父。號熙亭。楚平江人。隆慶二年進士。以形部員外論張江陵。

公與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劾張居正不奔喪。俱被廷杖。戍西涼。赦還。為南鴻臚卿。歷四川巡

撫。忌者常以公言播事。不欲加兵。誅求公落職。

公為刑部決囚陝西。時新旨決不滿數者重罰。公止決二人。使者動色曰：如嚴旨何？公曰：是在我。我終不以人軀命博一官。及報命。謁內閣。江陵盛氣相向。如明旨何？公曰：上冲年廣好生德。正所以佐相公平明之政。尊旨也。越二年。以言事譴。蒙賜環。至中丞。所為填撫。察吏安民者甚具。而忌公者以有功處指為過。遂罷官。

余懋學

公字行之。婺之於川里源人。隆慶二年進士。授推官。歷工部侍郎。贈尚書。祭葬。

公蒞撫州。吏事決若神。然亦有寬貸。闔郡肅然。

會勦巨寇有功。賜帑金。神宗改元。召拜南戶

科給事中。時江陵相獻白燕蓮花。頌于朝。公念

上方憂旱。下詔罪已。與百官圖修禳。而以祥瑞

進。非大臣謹。抗疏論之。又守留京。中貴人信橫

甚。省臺交章劾之。不能動。公盡列其罪狀。而得

罷中貴人。時相權璫，兩目攝之矣。而江陵相挾上冲幼，欲盡攬太阿之柄，銳必振刷，而實行督責陰排大臣異已者。公奮曰：執政意所嚮，一切以操切苛辦承之。如國體何？遂以五事上疏論之。中貴人謀於江陵，取中旨斥公爲民。因獄訊傅御史，勒其詞引公。傅恐毒不肯誣公，又以民及移書御史中丞坐公。御史誓不從，乃于京察言官籍注公名。會江陵死，中丞首薦起公。故

官。公舉遺賢，覈圖籍，釐贈典，旋晉南通政。是時人人自喜，爭以言爲快。而廟議稍厭薄之。公慮開之爲塞漸也。且羣臣自相忌，交口誣語傷國體。乃列爲十蠹上之。後一一如公所指切。而公亦因不諧于時。留尚寶者二載。尚寶曹事簡居者不以屑意。公又申前所條奏五事，俱報可。人咸畏服。晉貳太僕，拒司農馬直之請。尋遷南光祿卿。亦條五事行之。晉南通政使尋轉北，抵

京會臨洮失事。當事主和戎。有誘千金居間者。公得其弊治之。上聞遷南少司寇。尋改戶部。兼僉都御史。總儲政。經畫為久遠者。曩者中貴人江陵相。以民變欲中丞誣坐公。中丞委咎程任卿汪時。二人大辟。以解中貴。江陵書公上書。白其誣。釋之。攝司空事。罷中貴無藝之供百千數。而忌者以老罷公。卒贈工部尚書。

公為司理。按宿牘。獻決若神。然亦有所縱舍。以示寬貸。令其自新。又以

罪已。不宜以白燕蓮花為瑞。而獻頌。非大臣事君之體。上疏論之。又留京宦官肆橫。撫被劾之不動。公疏其罪惡而罷之。江陵欺上。冲年。欲盡奪君權。不附已者即斥逐。公以五事疏奏。一存敷大。二親審謬。三慎名器。四戒紛更。五防諛佞。言言剴切。江陵銜公刺骨。其真名器語。獨指中貴人。請罷無度恩賚踰等。中貴人恚甚。謀於江陵。取中旨斥公為編民。公怡然。卷衣出。都人士聚觀。噴噴嘆息。江陵思害公。未已。因下傳御史于獄。備盡五刑之毒。欲其扳引公。傳不忍。誣伏。復以公即民爭。絲絹賦而開。以激變歸公。移書御史中丞坐于公。兩御史指天誓日不從。中貴時相。而中丞以激變程任卿汪時二人坐之大辟。以解之。公乃得免。明年借京察削諸言事者籍。而竄公名其中。又明年江陵死。公之誣白。郭中

丞且首薦公。踰年。上大悟。下詔罪已。以故
官還公等十一人。而公爲冠。於是益大展經
濟。䟽數上。晉曰尚寶。是時天下喜公直言爲
快。而上意稍厭公。䟽竇矣。公誠慮聞之爲
塞漸也。列上以十蠹。謂執事者得必居功而
先。則歸挽回之難。曰誣上之蠹。受官公家。而
因以爲市。曰招權之蠹。已不受言而苛求於
上。曰諱疾之蠹。以窺矚爲常。而弁髦公論。曰
承望之蠹。敢于拂天子而難于忤要人。曰雷
同之蠹。逆距言者而銷其氣。曰阻塞之蠹。倒
置是非。曰欺罔之蠹。奸勝不已。而忿爭。忿爭
不已。而黨比。曰爭勝之蠹。結懼要津。媚悅近
習。曰諛接之蠹。自負時流。急于表異。不觸而
撞擊。無疾而呻吟。曰乖戾之蠹。後一一如公
所陳說。豫料。而因以不諧于衆。爲寶卿二年。
尚寶曹事簡公。又申飭前所奏五事。條奏之。

俱報可。留都勳舊及衛士。譚各奉贈。無敢
晉太僕少卿。司農請馬。備支邊費。公曰。寺無
馬矣。而又去其直。一旦緩急。何以應之。持不
與。尋遷南光祿卿。亦陳時務五事。陞通政使。
到京。臨洮之寇。或議處和。畏邊警也。邊吏持
千金居間。寄封事。酒家甚媠。公廉得其伏。立
召而庭朴之。亟以聞。朝士多公不愧納言。而
亦知公輦轂下。不能久留公矣。遂遷南少司
寇。以行。尋改南戶部。兼僉都御史。晉糧儲政
務。公取記籍鉤考。斟酌之。勒爲成書。所經畫
皆利便。垂久遠者。向爲絲絹事。坐程任卿汪
時二人。大辟中丞。實爲權相中貴。欲坐公。故
入二人。以免公耳。公欲炤雪之。而書果至此
歎曰。沈寃未灑。吾何顏立於朝乎。乃上書白
寃狀。請解官。贖二人罪。事下廷議。竟釋之。攝
工部事。減省中官科歛。萬有餘金。三載考滿。

後進者不識公生平大節見謂秉正自持直
如庸常八以老論罷公歸里五年卒訃聞
天子予祭葬
贈工部尚書

虞淳熙

公字長孺號德園錢塘人萬曆十一年
進士授兵部主事歷稽勲員外削籍

公舉鄉試上公車赴同鄉達官飲坐有江陵客
侈談相君威公不覺髮上指矢口曰使某得通
籍當疏劾之客愬之江陵江陵不悅于是王司
相戒擯公言官疏公公成斥公公乃更名江陵

不識公遂成進士卽丁外艱服闋授兵部主事
時朔方軍書狎至公條八議大司馬石公不用
寃如公所料又曾某減軍儲激變公急取虎牌
大書不減軍糧四字以麾遂散去又虜逼昌平
公率兵士結方陣示之虜遂遁去遷公主客司
員外郎踰月改司勳公所補卽呂某缺也有借
呂捃拾公謗公行賂尚書孫鑑疏辦淳熙不當
罷旨下留用言官亦疏留獨有一給事力爭

詆銓部專權擅留不敬。上以為然。怒奪尚書
俸。降考功郎趙南星三級。免公官。而僉都御史
王公汝訓。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曾公乾亨。及
諸曹郎陳泰來。顧允成輩十餘人。各抗疏曰。留
淳熙非私。且歸咎政府。上益怒。諸曹郎謫有
差。公與趙公俱削籍。而尚書亦十疏乞休矣。

公為江陵客。愬公袖中彈文等語。江陵怒。戒
闈中弗許錄。闈中識江陵意。擯弗錄。而言官
至上疏言。漸有三變。其變民變。與文變。而三
益指公也。公既絀于北。乃遊南雍。祭酒復榜

所試文于橋門。曰。怪誕不經。公嘆曰。吾文亦
誕。而所如輒誕。吾文如一口何哉。乃更改前
名就試。江陵不知。遂成進士。及授兵部職方
主事。時朝鮮絀兵。朔方畔人。成大帥。軍書狎
至。公條入議。呈大司馬石公。預刻火落赤畔
日。及關白死期。無纖毫爽。石公竟不用。曾侍
郎弟某議減軍儲。軍大譁。飛石擊侍郎首。侍
郎奔省中。匿。則相與逼近朝門。而詬罵石司
馬大聲言。仍額給不減軍糧四字。以麾。遂散去。公急
取虎牌大書。不減軍糧四字。以麾。遂散去。公
嘗護作昭陵。會昌平戒弛。虜于騎直逼紅門。
于將駭無措。公徐率澀騎結方陣。半隱林中。
鳴鉦駭之。虜乃遁去。神識先定。臨事消與。而
不言功。多類此。未幾遷主客司員外郎。改稽
勲司。又踰月。劾疾歸。明年當大討京朝官。而
吏部尚書孫鑑考功郎趙南星。以逐政府大

起怨言。官附政府。意欲中尚書。無卻。誣公行賄賂。孫公疏言。淳熙恬澹。被逐。老臣素重其品。且貪安所得金。言者妄耳。淳熙不當罷。旨下留。淵而一給事。其獨詆銓部。事不措。留不敬。上以為然。請尚書。尚書吃。不為動。執奏如初。上大怒。奪尚書。陳泰來。顧光成。諸公歸咎政府。上怒。請諸曹歸。公與考功。削籍。尚書亦屢疏。休歸。公至性。天樞。及考其居廬地。叱虎虎去。呼獐兔。獐兔來。愛惜名勝。貧不能購書。借有奇秘。閉門抄寫。詩文宏深。微妙。居恒訥訥。臨事剖次。前知如神。大抵以儒為行。以玄為功。以禪為歸。以山水為寄。托以詞翰。為遊戲。以闡述為經綸。與雲棲師邵古庵。朱大復。陶周望。湯若上。袁石公。黃貞父。二三知己。周旋忘倦而已。

張元忬

公字子蓋。號陽和。浙江山陰人。隆慶五年進士第一。歷官侍讀學士卒。

公在詞林。講求世務。每抵掌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神宗元年。公請進講列女傳于兩宮。以修二南之化。及奉旨教習內書堂。尋管理誥制。直起居館。會皇子生。奉書告楚藩。超為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充經筵。上覃恩。公即疏白。父太僕。公寃狀。請以恩及已者移父。

忤旨不行。公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及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為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死為後，故終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而卒。

公自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研究憲典，居清署中，以文墨相高。及議國家政事，主于明斷，請講列女傳，教習內書堂，幼內寺，取中鑒錄，自為條解，管理誥勅，六曹起居官，進諭德，兼侍讀，充經筵講官，入侍金華，盟心侍對，冀有所感孚。初，公之父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嘗副滇泉，擊武定叛夷，有功。者中以飛詔，卒從吏訊，公身掖太僕，公萬里赴逮，馳入京，白寃狀，詔免。太僕公歸越，甫及門，而權相已使幢至，害之。天下聞而哀之。初，上御曆，覃恩，公疏請移恩太僕，公忤旨，格不行。公泣云：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歿而不能為父寃白，致疾而卒。

孫繼臯

公字以德，號伯潭，無錫人。萬曆二年進士第一。歷官吏部侍郎，謚文貞。

公以修撰分考會試，稱得人。主考浙江，又稱得人。考滿，晉諭德，升晉庶子，以外艱起，少詹事，歷

少宗伯。改左右少宰。攝部事。彌自信。執法一意。觀望者愈怏怏不相容矣。孝安皇太后山陵。上稱疾不出。公上疏力爭。上大不懌。眷頓衰。忌公者乘之疏論。公略置辨。堅求去。三殿災。上引咎責躬。公得放歸田。

公分考會試。首得魏允中。次得顧憲成。主考浙江。首取馮烜。次取陶望齡。多得名士。歷官吏部左侍郎。攝尚書事。于進者忌公執法矣。孝安皇太后山陵事。上稱疾。遣官代往。公疏云。太禮豈宜辱于執事官之手。即有疾。不過痰注。碍動。履輿而出。扶掖成禮。有可。不。而忍。一黃之。以招天下萬世之議。上大

怒。眷注遂衰。部事益格。而劉道亨之疏出。公累為辨。第堅求退。上亦堅持困之。三殿災。上引咎罪已。公再求退。御批云。既有病。着他去。公歸家。養高十餘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貞。

唐文獻

公字元徵。號抑所。松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一。以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

公感知遇。持清議甚力。分授南宮。必細閱文卷。期得人。以為朝廷用。尋遣册封歸里。如寒峻。人不識也。還朝。補原官。會有忌少宰趙用賢。而以

易婚事訟者。公爲介于首揆王公。日三四反。乃得請。趙公嘆曰。我造子而子更造我耶。皇太子出閣講學。首掄公。公侍講。聽者咸服。充同考會試。遷右春坊右中允。進諭德兼侍講。請歸旋起原官。纂修玉牒。副總裁。進右庶子。轉左。直講。幄與郭宗伯深相契。講畢。諸大璫出揖。諸僚獨公與郭。公不接一談。會郭公以妖書事波及之。公與同官力爭。會羅者得噉生光。伏罪置法。郭

公事始解。而資裝去窘。公使人給餉焉。而媚者以報當事者。而當事者與公如水火矣。司理華鈺以抗璫下獄。公爲周旋得釋。給事李沂以論大璫廷杖。公爲步掖。調湯藥。佐其費。李得生。公復同考會試。晉少詹兼侍讀學士。禮部右侍郎。掌院篆教習。庶吉士。供事文華。公先後侍讀八載。子夜鷄鳴。卽策馬建章門。極其勞瘁。疾作而不起矣。事聞。天子嘆悼。贈禮部尚書。賜全葬。

公擢修撰與輦下名士相琢磨或觸時事約
結胸臆便托館課舒發之分考南宮每繙閱
必數過不爽雌黃尋持節冊封大梁禮成歸
里屏騶從却筐篚造謁舊遊居然寒素明年
請告里居三載絕足公廷小艇所至人不知
何人也吏部侍郎趙用賢方正觸時忌有誣
之者公周旋甚力皇太子出講學首推公
公風範閑雅音吐宏亮孤卿皆屬目充會試
同考遷中允進諭德既又請歸詔起歷左庶
子直經筵會有投匿名文書於各署大約言
鄭貴妃欲危太子事捕妖書甚嚴下令大索
給事錢夢臯阿沈一貫意直指宗伯郭正域
且輔臣沈鯉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媪
皆下獄考訊無所得又圍鯉第并捕高僧達
觀弃市最後羅者得皦光生係大棍生事京
都又得夜得紙各部備亘擒正域始白顧公

率諸寮九爭沈亦屈而無辭正域雖脫于危
裝磬不能歸公助其貲糧有媚一貫者以報
一貫遂與公不合矣門生華鈺同年李沂俱
爲內侍得罪公力爲周旋復同考會試按禮
闈且二俱得知名士勞瘁成疾而卒贈禮部尚書賜祭葬

李廷機

公字爾張號九我晉江人萬曆十一年解元
會元聯第廷對榜眼歷太子太僕告老歸

公爲經筵展書持節封藩還朝授內侍書編纂
六曹章奏考禮闈得陶望齡陞侍讀歷中允洗
馬改諭德兼侍講掌坊事典應天試還充正史

纂修官。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掌坊事。充經筵講官。陞祭酒。歷少詹兼侍讀學士。吏禮二部。推少宰。加尚書。屢疏辭。欲加太子賓客。又辭。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太子太保。賜銀幣。馳傳遣官護行。恩數優渥。

公讀書禁中。三日一朝參。朝賀侍班。經筵展書。常瞻天顏。亦一時遭際也。自是殿試充掌卷者五。典試者亦五。啟沃流諫者。俱稱上意嘉納。而晉秩力辭。上猶隆眷。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太子太保告歸。

楊啟元

公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以解元第。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吏部兼學士。

公以編修分考禮闈。又封藩歸省。還朝。執贄羅近溪而稟學焉。進修撰。主考八闈。又分考禮闈。遷司業。晉洗馬。纂修玉牒。充經筵講官。上疏復分考禮闈。外艱服闋。起祭酒。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來問學多。興起。因災異。又上疏彙高皇帝御製集。未上。

遷南吏部侍郎。召入。兼侍讀學士。丁內艱。扶襯歸。葬躬爲營役。感寒卒。

公分閩會試。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朝。取道盱江。執贄羅汝芳。往復叅証。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進修撰。主試福建。程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復分閩會試。遷司業。進司經局洗馬。纂玉牒。充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復分閩會試。先後得多名士。父喪。起復爲祭酒。進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祭告。至中都來就問學。公卽中庸首章。反覆開論。中多興起者。災異。復上恭勸勤學疏。輯高皇帝御製集。召爲吏部右侍郎。以歸。葬躬爲營役。勞過疾卒。

鄒元標

公號南臯。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劾張居正奪情。杖戍。都句衛。起曆左都御史。

公疏劾居正留京守制。平章幾務于苦塊中。欣然無哀戚狀。編修吳中行。刑部員外艾穆。祭酒趙用賢。主事沈思孝。上疏詔廷杖。公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二日。杖八十。謫戍。此疏大有關係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爲主。反覆發明。親切確當。賴申文定爲掌詹侍郎。護持甚至。而得生耳。

奏言。亟勅輔臣。回籍守制事。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諸所設。施垂張者。難以盡舉。姑舉其最著者。一曰。進賢未廣。二曰。決囚太濫。三曰。言路未通。四曰。民隱未周。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耶。臣伏讀聖諭。曰。朕學未成。志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弃。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今居正丁憂。可挽留之。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人。所不能辦也。是其心。蓋自為非常人。今父死不奔喪。不曰薄倖。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耶。至

皇上大婚。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人。欲雜其間。何心哉。蓋誇示後人。以居成功耳。且言今日上疏留輔臣者。曾楚士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効之。朝廷乃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出論及身。服繡豸。心同犬羊。可勝言哉。疏入。杖戍。

顧憲成

公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萬曆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除驗封。以言事謫。起光祿少卿。

公以戶主事。轉吏主事。告養。除驗封司。上疏言何起鳴。許辛。自修。謫桂陽州判官。轉處州司理。丁內艱。起泉州司理。陞考功主事。遷司勳。鄒公

元標以刑部求去。公力勸王大倉疏留之。及典選會推內閣事削籍歸時公弟允成亦以言事歸里。兄弟與群賢聚而講學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東林之名滿天下矣。戊申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又推京兆俱不下。公知當道無意用之。不出。當道有攻巡撫李三才者。相侵公。公惟自反。不與計也。

一公為驗封主事。考察京官。時辛自修為御史大夫。而海公瑞為南御史大夫。工部尚書何

起鳴被劾。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可以德執政。即同歸暫耳。何大喜。遂訐辛公。而辛何並罷去。公上疏言何起鳴訐辛自修既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此皆出朝廷意耶。降四御史以承望。彼陳與郊等顧非承望耶。疏上。謫桂陽州判官。日與諸生講學論文。轉處州府推官。推官刑官也。公專以孝弟教人。多所感格。居錢太安人憂。起服為泉州府推官。鄒孚如為考功管大計。舉公廉吏。尋陞考功主事。吏部從來無出而再入者。非孚如不能為也。時上久不立東宮。至是詔與兩皇子並封。公唱四司上疏言臣等稽祖訓東宮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且陛下建儲之期。屢改矣。今日待嫡嗣。是無期也。上覽疏大怒。而並封之議亦寢。出鄒公元標于南刑部。鄒公即求去。有旨放之去。公力勸大倉疏留。

勉從之。及公典選，有會推內閣之命。公削籍歸。自公歸而懷忠持正者，無不得罪。林下克實。吳中尤最盛。是時涇凡亦得罪歸里。公兄弟與諸名賢聚而講學。闡明孔孟宋儒諸書。公聞命惕衷自慚，獨免疏。

頃者

皇上覽科臣劉道隆疏，切責吏部專權結黨，隨奉旨回話。

皇上將該司郎中趙南星降調外任。一時聞者洵洵相與求其故而不得。乃臣等退而思之，惟有惶悚而已。竊念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至于議留虞淳熙楊于廷二臣，臣等亦以為誼出憐才，嘗從吏之。今南星被罪，臣等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公，

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幾少挽頽風，以

皇上而竟不免於罪，况臣等且揣才識不逮南星，遠甚其迂，慙推魯又或過焉。若復覩顏在列，將來招釁，矣。有不止於南星者矣。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與其留臣等，孰若留南星。用是不避煩瑣，仰瀆

宸聽，伏惟

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功。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臣愚幸甚。云云

郭正域

公字美命，號明龍，江夏人。萬曆十一年第進士，授編修，以宮保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公為庶常，博極群書，究心朝典，而與閣學四明

沈公相左。第其雅恬自持。門清如水。無所以中
之。而沈嶽嶽自負。獨公見其微意。不降也。及擬
順天主考。公在首推。有中旨以沈之戚全中允
代之。中允尋被言。言者又楚曹給事。則沈疑其
出於公矣。及下郎中言事。辭連沈公。則沈益疑
其出於公矣。於是沈以南祭酒遠公。比公自南
還朝。官禮部侍郎。會歸德沈公爲次相。公有忠
告。莫逆於心。遂有南北黨之目。而四明之恨深
矣。會有楚藩事。藩慮公爲理。當害之。公又以楚
遺金上聞。詔廷臣會議。人持一牘。公恐煩。上
不省也。節畧以進。而言者謂公匿議單。不以實
聞。公疏辨語。侵執政。四明亦自理。且縱楚王訐
之。勒公歸聽勘。會妖書。四明言臣下相傾。爲此
不可不窮治。上大怒。下詔大索。累及無辜。或
意歸德與公。又有恐喝公。勸公自裁。公以天相
信弗爲動。及邏者得皦生光。坐罪。公得免。爲大

司成李寧遠之孫都督就婚于魏國騎而過
文廟門不下。執而扶之。懲其不敬也。魏國率都
督及門謝而罷。凡諸所行皆出于文章氣節之
外者。而僅中壽以歿。天下惜之。

四之恨公者何。公以謚法多濫。其甚者議奪
次議改。而大學士餘姚李公在議中。四明山
陰聞之。曰吾二人在。誰敢改乎。公聞而曰吾
敢改。若以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若以
許倫當謚。則沈鍊當殺也。若以李本當謚。則
葛守禮諸人皆當鐫其秩。沒其卹也。奪之當
疏上。竟留中。乃公之誅死者以寒生者之心。
出此逼人矣。四明之恨公者一也。禮部所司

藩封與大臣請卹。公每持不與。秦藩繇中尉
進封者。次子不得封郡王。而秦王請次子為
世子。公堅執不與。秦王又上疏曰。既不得封
世子。請封為郡王。公又爭之。乃秦藩實徧賄
諸當塗。而大臣請卹。如萬世德之家。皆言厚
費無左驗。四明謂公實撓權而摘其短。其恨
公者二也。巨璫魯保既竊兩淮漕政。又兼南
京浙江織造。請專敕與關防。內閣業與敕矣。
公不與關防。爭之閣中。不能得。退而奏南京
浙江各有內臣。各有織司。魯保欲任二職。轄
兩地。倘諸闖效尤。以請將誨爭無已時。非禮
也。關防竟得無給。是舉也。與閣臣媾闖若形
其短。四明之恨公者三也。以至于妖書起為
東宮作危語。而波及四明。四明言于上曰。
是書也。非他人。必臣下相傾為此。不可不窮
治。上震怒。下詔大索。一二臺省引繩批根

無所不至。意嘗注意歸德相與公。形之奏牘。而公之兄國子君公之友若于比部王立。禮部大年。布衣沈令譽。王五。方外達觀。且恠且死。卒無狀。又有數人以虛聲恐喝。勸公自裁。公自信有天。弗為動。同官華亭唐公。晉江揚公。會稽陶公。卽墨周公。以名義動四明。四明窘而邏者謂驟生光。險膚有素。所引語畧相合。宜坐罪。主讞者蕭公。恐生光自誣服。無從牽入。公幾欲置不問。輟牛侍御應元。沈侍御裕。王比部述古。証成之。不然。公不免矣。

馮從吾

公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庶吉士。歷工部尚書。謫茶定。

公爲庶常。不規規詞章。以聖人自期。山西道

御史。卻通刺。林饑民。包匭肅清。斥奸吏。逐遊客。神廟朝講浸廢。或飲酣。斃左右。給使齋心草疏。有困麩藁而驩飲長夜。娛窈窕而安眠終日等語。神宗怒。欲杖公闕下。會長秋節。輔臣救免。遂告歸。三年起督長蘆。離政。每按部。德教爲先。復建言降調外爲民。光廟改元。累用符卿。同卿廷尉。熹廟初。與鄒元標先後出入。遼左之警。意不返顧。後以中丞佐西室。而元標爲御史。

大夫善類倚兩公爲重。二年起總留臺，未赴拜工部尚書。時逆璫猶以人望羈先生，而公不揣也。疏辭致仕。次年褫官，疾卒于家。

公爲庶吉士，端靜寡營，不屑于文藝，嘗以文人何如聖人。廣勗同志，除御史，視中城中貴以半刺通，必拒。此輩聳息，都中饑，官爲設無救道殣。公出俸給之。乃有濟王辰大計，公司偵邏，生平相知書卷而已。人目爲秀才御史。司城者結首揆，紀綱僕爲厲，疏斥之。省中胡汝寧權門客也，科道屢彈不去。公疏逐之。疏神廟久不御，經筵而耽于酒色，爲按院尙德政。進諸生而教之，遴其卿之堪表率者而崇獎之。至吏而卧虎賈而碩鼠，無逃法焉。遂以他言官株累削籍。林居二十六年。光廟改元，尙室卿陞太僕卿。又陞大理少卿。陞左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陞右副都御史。回籍起南僉都，改工部尚書。與逆璫相左致仕。與姜士昌、高攀龍遊。商及學問事。

王紀

公字憲葵，芮城人。萬曆十七進士。授池州府推官，曆刑部尚書。職。

公以節推陞禮部主事，教習附馬。陞員外，進郎中。光祿少卿。主河南考。陞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進副都。又

陞漕運總督。戶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加正二品服俸。陞倉場尙書。改刑部尙書。革職爲民。先是薊州捉獲奸細杜茂劉一燾等。供遼廣之失。有獻送者。詞連進士終卜年。與李永芳往來踪跡。下刑部問。公疑其非實。問理稍遲。上怒。以爲縱容。徇私革職。輔臣葉向高申救。不聽。

○司官日事旁器久廢。取業疏。臣聞人臣委質事主。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恣意曠官。必非靖共之臣。卽效顰搏擊。終不足以益本來面目矣。考之

往昔。閑曹建言。亦自不乏。未有以建言而指棄本等職業。全不照常者也。有之自徐天化始。拔大化掛名仕籍。四十年屢起屢蹶。部臣陸卿榮破例復除。刑部寒灰再然。雄心不亡。初參熊廷弼一疏。辨難攻擊。令人無逃避處。不謂連篇累牘。枝節橫生。而傷及善類也。周朝瑞批徑尺之鱗。天下目爲朝陽鳳。惠世揚射高墉之隼。天下目爲殿上虎。卽語言文字之間。稍有過激。譬之森森千丈松。自是棟梁大材。清廟明堂中。必不可少。大化乃詆之爲賊。爲魔。爲奸細。且不以指鹿爲馬。加之。母乃大謬乎。大化誠抱孤憤。欲爲天下擊賊。今有人于此。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是非。交結叔璫。誅鋤正士。黃臺瓜詞已賦。同文館獄將興。此今之蔡京也。大化何不

明目張膽。出袖中之彈文。以擊此賊。直與勁骨浩氣之朝。瑞世揚華。日尋干戈。不已也。兩人已觸世網。長安自有公論。臣不必深言。唯是大化曠官溺職。日甚一日。臣有不能為大化解者。大化去年八月。被南臺王允恭參論。杜門告病。屈指已歷九月。部院不題覆。彼亦不再告人。臣進退之節。顧當如是耶。亦且不知朝廷法度為何物矣。臣叨掌邦禁。目擊司屬曠官竊祿。有違典制。敢不據事直糾。伏乞皇上勅下部院。卽刻照例酌議具奏。望皇上將臣先賜罷斥。以為大臣不能正己率屬者戒矣。

楊道賓

公字惟彥。號荆巖。晉江人。鄉試解元。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二人。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公以編修滿考而丁外艱。及服除。太淑人強使就道。仍故官。分閱會試。隨奉使淮藩。便道歸省。而太淑人沒。喪畢起官。出典浙江試。晉國子司業。旋晉諭德。掌南院事。召還。晉庶子。典順天試。先後三入棘圍。所拔多知名士。充東宮講讀。晉國子祭酒。正文體。定射儀。請東宮行齒胄。

禮表三國志五代史晉少詹事纂修玉牒仍充
東宮講讀官晉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教習
庶吉士時上慈聖皇太后徽號覃恩得兩世
贈誥蔭一子入胄監主會試痛抑浮誕不經及
戾註者旋以左侍郎署部事充經筵日講記注
起居旦入視曹事暮歸撰講章諸所條上奏牘
皆明達切至修省五事時中外封事東宮
輒講三年公請之力乃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公初以翰林編修考滿而值父喪號勵奔赴
形容骨立人擬之王安豐既除服念太淑人
春秋高無行意太淑人強使就道復故官壬
辰分授禮闈隨奉使淮藩府使道歸省太淑
人不越月淑人以不疾逝公視合歛人以爲
孀感喪畢還朝丁酉出典鄉試浙江陞國子
監司業旋諭德掌南翰林院事庚子召還陞
右庶子典順天鄉試先後三入棘闈所拔多
知名士卒丑充東宮講讀官陞國子祭酒
典廢舉墜規制一新嘗病文體骯穢刻崇正
錄示以標的又嘗定射禮儀節布之澤宮暇
日時一臨校士彬彬始稟功令矣春月疏請
東宮行幸學以教胄子禮不報表進三國志
五代史讀三國以知蜀魏吳事讀歐陽修五
代史以知宋齊梁隋陳事多所規諷人多傳
而誦之癸酉進少詹事纂修玉牒仍充東

宮講讀。乙巳進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上慈聖皇太后徽號。覃恩得兩世贈誥。蔭一子。入胄監。丁未主考會試。痛抑浮誕不經。及諸為異說。皆未註者。士習漸易其汚染。以左侍郎署部事。戊申。在講筵。發明經史。注起居無懈事。日則理政務。夜則修經講章。內中必引古聖王事以勸戒。上奏疏。明白洞曉。至修省五事。如葆夜氣。勤召對。下章奏。慎內批。去形迹。皆人所難言者。時中外封積有千百。上多不報。間有一二從中下者。人頗以為疑。故公言及之。東宮停講筵已三年。公常為請。至是請之力。上從之。謚典久闕。當事者若有所靳。公言不可。乃下廷臣議。其後得謚者三十人。輿論咸允。協實公啟之。公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郝敬

公字楚望。號仲輿。湖廣京山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知縣。給事中。降行人司左司副。

公以縉雲尹調永嘉。行取禮科給事中。告養起補戶科。上邪正消長關係甚大疏。京察降宜興縣丞。陞江陰知縣。又降河南布政司都事。陞南行人司左司副。

邪正消長。關係甚大。疏畧云。天之立君。為民也。非為利也。君之設官。亦為民也。非為利也。知縣吳宗堯有罪。雖萬萬當死。所言雖萬萬不實。總之為民。

構而無禍患者乎。曾有國家財賦不托之
臣隣托之闈宦而可幸無焚者乎。曾有學
士大夫不能忠君愛國而無耻寺人反能
忠愛者乎。曾有學士大夫之言不足信而
左右近習之言足聽信者乎。今
陛下所重在彼所輕在此。讒者見信。忠者見
疑。阿附成風。防口稔禍。將來隱憂有不可
勝言者。伏惟
陛下平心觀理。虛中察情。審安危倚伏之機
酌邪正低昂之分。吳宗克誠有罪。願且優
容之。以作強直之氣。陳增即有功。願稍懲
制之。以遏貪縱之風。如謂兩情曖昧。併行
查勘可也。如謂兩罪相當。同賜罷免可也。
如此庶人心少平。國紀不致倒施。臣職掌
攸關。不勝冒
死激切之至。

陶望齡

公字周望。號石簣。浙之會稽人。萬曆十
七會試第一。廷對第三。授編修。謚

公在翰林。與焦修撰讀書秘館。朝夕相激發。專
致力于聖賢之學。辛卯告歸。慰親。甲午奉命詣
關。補原職。同修國史。撰開國功臣傳。乙未分閱
禮闈。考滿得推恩。父母。戊戌。丁外艱。辛丑。復補
原官。尋轉太子中允。撰述制誥。時東朝始建。
覃恩庶寮。綸命委積。日數十軸。未休。公體素羸。

劣。至是益憊。思解去不允。而當事者見重公。以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典試南都。事竣俄而妖書事起。當事者初無所適。莫屬有細人構其事。詞連一二大寮。上震怒。勢將不可測。公曰。如此則太獄興後。反覆相噬。禍必有所中。人臣不足惜。奈朝廷何。言之當事者。當事者曰。吾心也。力爲營救。事乃得解。甲辰充廷試受卷官。踰月乃上疏言疾乞歸。再上乃得請。碁年詔

詔起國子祭酒。辭不允。戊申丁內艱。不意太夫人終。僅百日。疾作而逝。

公父承學。仕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太夫人夢鶴唳於庭。覺而挽生。公五歲未塾。師客戲命以句。中舉中進士。公應聲曰。希賢希聖人。又問所親曰。吾欲爲聖人。奚道而可。所親曰。學聖人必主敬。曰。主敬奚若。曰。主敬必危坐。公乃危坐。終日不怠。十歲時。自作文字。成文理。父師不知也。欲應童子試。父師以其年幼不從。至十七應試。卽補邑弟子員。越三年。舉鄉試第二。與伯兄德望同年。舉于南都。已丑中禮闈第一。廷對擢第三。授編修。在館日。與鼎元焦弱侯讀中秘書。專致力於聖賢之學。慨然有堯舜君民之志。授禮闈。得湯嘉賓爲

當代名人。公生平無私蓄，祿俸之入以奉二親，均兄弟，餘及宗黨之貧者，儉于奉已，布衣蔬食，終其身焉。生平寡言笑，終日相對不發一語。當國家利害所倚伏而未露，公間揣度之曰：是後當爾，後果無不爾者。性絕飲酒，濡唇便醉，而情境所會，或滿飲數卮，與袁中郎游，頽然至醉，兩人掖之以行。中郎笑曰：見周望醉，亦黃河一度清也。公讀書不事章句，爲文必自己出，法甚嚴而意自足。所著有制草若干卷，歇菴集若干卷，督學使檄下郡邑，祀諸學宮，倍祀王文成之廟，又祀諸虎林書院。

卷之十一終



